六

松石齋集 六

松石齋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志一

熊南沙先生墓志銘

大理丞贈少卿傅公墓志銘

工部都水司郎中廖公墓志銘

余徵君墓志銘

刑部貴州司主事莫公墓志銘

吏部考功司主事孫公墓志銘

松石齋集卷之十七

居士趙用賢汝師父譔

墓志銘一

熊南沙先生墓志銘

先生熊姓諱過字叔仁其上祖蓋家江右之撫州樂安縣元末避紅巾亂始祖淨壹僦居蜀之富順故爲富順人六傳至先生皇考載舉弘治戊午鄉試以選爲陝西臨洮府和州知州再調鞏昌之階州不合棄官去先生生六歲從里人

謝釜授詩十歲授書於車冕十三讀易紀其疑者爲贅言伯兄公安令遲甚邃易學兄弟間相爲師解稍厭棄俗儒說先生天授奇雋窮一日夜力嘗誦數千言無漏而又好深沉之思神悟妙契恒超出文字言語之外讀書既探制作原本又獲賢父兄爲師友乃喟然曰萬物之理備於易聖人之用盡於春秋說者如聚訟然卒莫究意旨所寄也於是苞羅旁蒐貫穿異同書而志之十餘年繹其義而參稽者又二十餘年而後其書大備更贅言曰象旨決錄三卷十餘萬言作春秋明志十二卷三十餘萬言大都言易道不出乎象聖人觀象而繫辭因辭求象則可以決天下之疑春秋蓋舉衰周之進退予奪提而反之天子王者之道於是而存孔子之志於是而明後世以臆說窺孔子者非春秋旨也二經說成而宋元及近世諸儒附會成一家言者幾一洗其敝先生自舞象時即冥心理要探洪濛混沌之秘凡律曆禮樂星官地志六書百家

子史稗說以及當代掌故丹經眞誥神仙黃白之事浩穰鉅麗幽微瑣怪字謹其訓句詳其義自少而壯迄於廢且老卽造次不廢篇帙故其富若海涵地負揚搉縱橫無不滿志爲文法左馬議論必傳經義尤工旁喻博證而精言古色不殊兩漢詩格本少陵其結撰尤務沉密不蹈大曆後一語明興海內以博物名者無若楊用修氏先生一時並起西蜀不知所伯仲而詞章之奧衍深古譚者謂或過之先生年十六爲諸生御史吳人陳察按蜀試爲學如煉丹論先生刺取叅同石函秘語相爲稽驗謂眞人踵息卽吾儒至誠無息之說御史驚賞謂當以文垂世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卽閉戶日取三禮注疏加訂正尤詳於廟制戊子中鄉試明年永嘉相張文忠璁南海霍文敏韜主巳丑試閩人林文俊得先生卷且擢第一永嘉見謂所策時事多雜老莊語爲踳駁抑稍寘後　廷試成二甲進士首揆楊文襄公一清收攬賢俊舉先生進讀中

秘書閣試凡再居上第時張桂以議禮驟貴倨甚獨翰林不爲禮下張啣恨以故丙戌館選無留供奉者會給事中陸燦首論璁陸故庶吉士也益蘊怒至巳丑張直以所取士數居閒召申款昵先生謝不往間出所著桃溪書院經語以示先生等又皆默不應恚甚未幾楊罷相讒者傳致燦語悉受之文襄張遂言庶吉士俱一清私人請如丙戌例付流選於是先生得兵部武選司主事其冬以嫡母程安人憂歸服除再補

武選管貼黃事霍文敏時爲少宰抵書訊武選利弊乃與郎余鋟上疏言替襲太濫中官奏帶人及撫總奮勇諸科奪士卒功皆當革語具疏中尚書張瓚通諸武弁賄謬謂二少年新進喜事且摘疏語興都從龍爲斥乘輿　上怒詔逮二人者於獄訊治以給事中王希文論救得赦出猶奪俸半年乙未階州公卒三年再起爲祠祭司主事乙亥　章聖皇太后崩議遷　獻皇帝山陵或謂　獻陵王氣所鍾勿遷便御史謝

少南請祀堯母以諷　上大宗伯嚴嵩以謝疏下訊諸曹郎先生奏記曰慶都冢於磨堯兩無當此義不應且春秋皇覽諸篇無堯母陵成湯碑已有明徵御史意在惜費而失禮義書上嵩大喜即據所議覆上不報　上遂幸　獻陵庚子擢祠祭司郎中是歲四月　九廟災　文仁二廟主俱失　上既郊告勑所司詳定儀制諸文學卒無以應諭德童公承叙遺先生書謂時已近大禘欲遂不舉宜如春秋新宮火三日哭哭位當就都宮外先生答書雜引左氏紀西宮災及所稱新宮哭者以初祀宣公故哭之異羣廟而桓僖宮災南宮敬叔止命出御書耳未聞以哭爲請此以知哭廟之文皆禮傳附會之過童是其議請毋哭又明日　上御平臺召嵩

二廟神主宜趣製題　主當何儀嵩舍卒對當詰陵行事退屬曹郎具奏先生草疏其略言古者祔廟而後作主未嘗題於墓據虞祭祝詞有適爾皇祖之文故題主於廟則神適皇祖

今　二廟之靈久依皇祖安得更從事墟墓之
間臣等請於　景神殿諏吉改題而毋詣陵稿
上嵩佯謝郎中考禮甚善第吾已得請如悖何
明日　上下密札問嵩嵩少變其說乃命以翊
國公勛大學士鑾告　陵題　主　上竟不出
先生見部所覆不懌曰吾爲禮官知守禮耳今
非司所議是不得其守當去遂謝病不出嵩强
起先生僞爲慰解先生辨之强嵩愈怒先是嵩
爲禮部以選譯鞮生多所私狥爲御史所糾嵩

自劾求去　上留嵩有勉思寅亮語嵩因以勉
思名堂且爲記示先生中目言者爲憸夫壬人
先生正色言相公是文第當以勉强圖報稱立
說可耳必深詈言者似非休休之度大忤嵩意
無何襄垣王奏請樂工嵩子世蕃納其賄千金
爲居間先生執不許浙人趙文華諂事嵩爲養
子世蕃數加謔弄嘗强飲文華使醻至餘瀝番
汚先生目攝曰趙生何不遂據地酌而令嚴公
子目眙如此趙大慚亟馳去而祠祭員外郎夏

浚者素不平於先生因日伺隙搆之嵩所時會
詔諭天下例應祠祭郎進繳　勑書先生業已
在告不赴嵩因劾先生違慢不敬　詔鐫三秩
與遠方明日謫雲南白鹽井副提舉又十餘日
復逮送鎮撫司杖四十遂裹創南歸過毘陵訪
唐太史順之荆溪上譚道數月已弔故友編修
陳東爲經紀其喪收遺文以歸兩公蓋昔與先
生講秩燕中所稱爲八俊者也明年如滇總兵
黔國公畜馬烏撒爲蠻中害貽書誚止之土酋
高穀有材武先生召置幕下酋入掠我薪者穀
亦間得賊因以易我被虜者皆得歸其冬量移
常州府通判太守符驗亢急嫉先生守高都御
史丁汝夔始甚重先生符因伺隙讒之先生乃
假入賀以避比入都已再擢福建按察司僉事
丁嗛前疑劾先生才力不堪復調湖州府通判
未幾坐前武臣某貼黃骯法不糾舉左遷安吉
州同知居歲餘御史陳九德劾文選郎高簡陞
除不公　詔下簡於獄并詰吏科不駁正都給

事中楊上林惶恐詣相嵩問計安出世蕃文華并欲傾冢宰唐龍乃言簡所舉用皆龍逆爲指授如熊過最其所庇故屢黜得屢擢疏上簡謫戍龍上林及先生皆削籍貧不能歸吳興人劉大司寇麟釀錢具裝始克去先生念既以讒廢歸卽杜門絕交遊闢圃秔竹讀書其中散家貲養緇羽雜流不廢文籍所註圓覺金剛維摩陰符黃庭參同契凡三十卷爲外家六書譚昇舉之事飄然若庶幾遇之癸丑季弟逌舉進士華亭徐文貞公階爲舉主逆逌謂曰天下皆知若兄寃今唐太宰已詔雪贈官錫謚前郎簡亦赦歸卧矣且嚴意亦解誠令少通問遺吾力足辦爲復官地逌歸具述徐語意先生堅不可曰吾生平無谿徑幸爲謝徐相公卽槁死林麓無悔也先生性孤狷絕俗惟嗜書當得意處輒命酒一飲數升而中多慨鬱偶日靑母雷安人卒哭過度遂漸失明猶時繙閱不休嘉靖末嘗遣二給事中循行天下求方書及能言長生術者

逈適以御史視鹺河東太中丞張允明毛愷囑
逈密求先生所著二氏書冀因以推挽逈伺間
以請先生亟呼子敦朴曰取六書來令佐史讀
吾更聽而訂之然須齋以授逈書至則閉閤須
史促召逈閣中煙勃勃書已付燼矣逈嗟訝失
聲先生正色曰　主上玄修吾一盲老公恨不
以時諫阻奈何若欲以我方技干上耶兩公但
佐天子端坐法宮勤舉職業天下幸甚且是非
所以導主也余蹟先生始終行事其窮經似任

彥昇而論著則過其强記似虞永興而敷奏則
允其亢厲似稽叔夜而耻爲懶慢其矜嚴似沈
懷文而不爲奇僻其搜抉馳驟趯舉雄步足以
超出一世矯然有維俗變今之心惜乎事神聖
之主當禮樂之司方且陪論思佐宏議將藻飾
太平之治乃卒扼於羣小一擠而殆再擠而窮
使先生汶汶下位窮愁而歿也悲夫然先生守
高自厲白首無浼彼世固有不勝其頹挫思一
旦逞於富貴盡喪所守而不惜者以視先生何

如也先生年七十五在孕凡十三月及卒刻時而逝蓋異人也所著南沙文集十二卷廟議三卷六書訂解八卷先天曆法攷異四卷土圭測景圖論二卷讀史彙測四卷皇明大事紀十卷樂府琳琅六卷氷廳撫言二卷南中異物志一卷皆行世三禮直解十二卷外家言尤多遺命勿傳子三敦大敦宗從先生卒湖州槀葬道場山下敦朴舉隆慶辛未進士與用賢同選爲庶吉士博文强記持論務循理峭直不屈權勢大似先生其歷官累起累仆亦大似先生焉先生惇倫厚族他細行不及書獨書其文章節氣足以振耀千古而凌厲一時者如此其生蓋若當國家之休明而其殁也亦若係世運之隆替云爲之銘銘曰

神徂聖伏道旣汨微言彫喪文亦佚有欲振之力恒絀岷峨降精偉人出先生乘之起西蜀探幽索閟磨蠹蝕匪惟撫華闡六籍惟其文章燦星日曒然秉德守孤直一斥不復修途跼悟眞

見精非死息堂封窆如便房吉吁嗟乎熊先生乃返玄宅

明南京大理寺丞贈大理少卿愼所傳公墓志銘

大理寺丞傅公之卒官留都也余方滯南雍甫十日而公病又七日而公遽卒當公未病時一再過從語皆極驩已病日再往問及卒比斂凡再往哭嗟乎天何奪吾友之速也既逾月公弟應禮携其孤君仁君儼護公柩旋葬於安福應

禮手掇公遺事畀用賢爲志越二年巳丑始以古水鄒公爾瞻狀來乃按狀而志之傅公與賢同舉辛未進士諱應禎字公善別號愼所其先世家楚之黃州元末盜起有壽卿者始避居安福之南鄉遂稱傅家嶺卿生德明德貞明二子曰貴綱又徙城東綱五子其次曰璟璟生伯衛伯衛生益益生國相娶於王是爲公父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生時贈君於所居得五色芝大王父夢庭下鳳草蒸出瑞氣故以禎名公六歲能

誦詩應口屬駢對已嶄然露頭角嘗從其師入劉忠愍公祠斂容曰大夫是非夫耶何乃獨俎豆如此少長益開發游校官有聲從里人劉三五先生講學麐行劉大器重甲子舉鄉試後八年登第始授零陵令勸民勤耕織興學校禁吏不得掉訐有所漁取境有凫賊依洞庭湖剽刼官司畏莫敢詰公發隸格捕夷之江表遂絕寇跡祈陽村故爲巨盜蕭某所苦上舍生李星者欲發其事盜誣搆李殺人抵死推鞫且十年不解

公至立斷釋李罪杖殺盜村民大悅家肖公像祀拜之治零陵逾三年所刱革多本古循良蹟事具拙政錄甲戌調溧水明年乙亥召入拜河南道監察御史溧水民至今思公爲刻石紀績一如零陵公爲御史五月是時江陵方操大柄欲擅威懾天下而會雷震端門鴟吻正晝地震公乃上疏言三事曰存敬畏以純君德曰蠲賦稅以蘇民困曰擢言官以開忠讜言多剴切中所引安石三不足畏語似侵江陵既大恨及諸

所請貸錢穀皆當時欲藉爲足國計見謂暴短
而公所舉用言官給事中趙參魯余懋中又皆
犯所甚忌遂擬　吉下公錦衣獄拷訊備酷已
詔譴戍定海衛終其身勿赦當公逮杖日給事
中徐貞明徒跣闖獄門營護進藥粥而御史李
禎喬巖踵至邏者以聞執政傳　詔詰給事御
史何得闌入禁獄貞明徐應曰應禎直臣臣等
知其無罪執政怒并鐫三公秩二級補郡縣吏
天下皆寃公而甚壯給事御史公在戍所凡八
年始至民擁道迎公爭列館邀致公謝不居僦
數楹屏蹟委巷忌者猶日偵公起居狀公惟進
諸弟子談秘論道不闢戶外事獨聞時政得失
仰屋嗟咨而已丁丑相君喪父時議僉謂相君
受寄重不當奔喪余與二三同志者上疏言其
非是皆枝　闕下竊戍有差公自海上遺余書
言患難寔進修之地隱約爲顯著之本毋令坐
致失時有不學之嘆余誦其言至今不廢庚辰
封公卒公號泣晝夜馳歸爲文奠幕次詞極酸

楚復還定海席藁臥地者三年蒸濕中肉理瘍
發於足壬午冬御史郭惟賢孫繼先先後薦公
詔還公故官七月抵都下　上方嚴踶道將以
季秋駕閱　壽宮公上疏言薊遼軍中數有火
光火象主兵動而山後實隣虜境恐卒然有警
且　六飛一駕諸費累鉅萬不宜偏苦輦轂諸
縣請勿行便　上優詔報聞頃之以足瘍乞改
南遂擢南京大理寺丞當行復疏薦海內知
名士三十七人後皆以次舉用公在告復三年

未嘗一窺足公庭守令暨藩臬大吏皆式廬致
敬事涉閭閻利病公必爲條畫可否所議丈量
及減官民沙米罷義倉勾筭法民至今享其利
給事中姜應麟御史饒位累疏薦公望實隆重
不宜久置閒曠丁亥復起南大理丞時大中丞
海忠介公居留臺多所釐革貪猾者或云不便
公入與中丞言輒欲其審物情所向出與士大
夫言未嘗不嚴中丞爲法紀宜爾也余甫至公
期余欲有所論說爲德業勸而公竟死矣嗚呼

公之志可用以康天下公之度又足以容天下使君子化其德而小人亦不疑其逼斯余之慨慕於公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也公既歿　天子采科臣某言贈公大理少卿始公與御史劉公臺同師三五劉先生相得甚懽公既以言謫其後劉公發江陵專擅亦舉公爲言卒坐死先是兩公未第時廬州推官張某者夢登天門見二人坐殿上詢旁侍者曰劉某傳某比辛未榜下乃識兩公姓名意竊奇之隣人又嘗夢朱衣吏奉四字表公閭曰乾坤正氣後有司爲樹棹楔卒符所夢後兩公皆以諫顯其竄戍皆南方歿而贈官亦略相等又皆不享中壽噫嘻夫造物者固命之矣於人何尤公孝友諸行種種絕人以非出處大誼故不書賢既述其事乃爲銘而使掩諸幽銘曰

吁嗟乎傳公端而一忠孝天植既其汝昌長笇屈短日天之旋孰知其然將奚以汝爲豈乘箕而上於天蓬顆之墟幽廬托焉視公灝氣貢於

山川

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廖公墓

志銘

大夫諱文光字孚吉廖姓古周王子伯廖後按世譜惟衡陽山下多廖氏大夫始祖濟賢乃自衡陽徙居藍山濟賢生仁器仁器生宗智宗智生子琳子琳生得舒贈徵仕郎豹韜衛經歷得舒生經經以貲仕爲四川順慶府廣安州同知以能署岳池隣水二邑俱有惠政其後大夫歷官同知員外郎皆得封父如其官母雷氏封氏大夫雷宜人出也生有異質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年二十以治春秋名其邑人補縣學諸生當是時楚中以專門名大師者惟麻城大司馬劉瑞簡公大夫走數百里往受其業遂爲都講吾廩員甲午以異等應貢卒業南雍歷事御史臺御史王湛臺某奇其才又明年丁酉舉應天鄉試高第都人士獨梓其文爲式輒見嗟異凡九試禮部不第意不自得壬戌始謁選得江西

清江縣令縣故瘠土俗好訐訟其民歲苦輸納多漁取大夫一切爲蠲其煩苛專剔强暴民以輸至者親爲停其多寡姦吏洗手奉法不得牟一錢而又修舉學校雪寃獄數十一時稱聲籍甚自中丞直指迨諸藩臬無不推大夫眞廉能吏薦舉相屬乙丑就其省擢廣信庥同知治一如清江以平礦寇論功　詔得食俸比四品在郡六年辛未再擢南京戶部浙江司員外郎奉部檄榷楊州鈔稅滿歲所入課獨贏三千有奇所知或謂大夫必盡以輸部則似以廉形人而後或難繼者盍亦爲身後累黍計大夫毅然不可曰此獨不愧四知金耶吾知奉吾職遑恤其他也久之晉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辛未年七十應古大夫致仕禮遂歸卧癸未以子憲副公貴再錫封　誥又十餘年乃卒居平無他慕尚獨好客客至則相與追逐雲月飲酒歌呼忘其老之將至又最嗜詩詩咄嗟立就要取賡唱媮快非顓顓模聲句爲工然意致固灑如也所刻

有玄夷集諸逸稿尚多不載長子希元卽憲副公與余同擧進士憲副公始自貴竹奔仕歸道三衢衢故憲副所治郡德公最深於是衢人太常少卿徐公爲狀大事甚詳大夫先是又自藍山徙居南京余官南京最久知大夫父子爲最深宜爲銘銘曰

仕於時爲通才於詩爲克遊於世爲不窮旣壽旣富獲考終掩銘於幽貢此新宮

余徽君墓志銘

余徽君者諱慶字惟德其先故江西南昌安定鄉人徽君父橘泉翁録能遍讀子史工爲詩善楷法以醫術游江湖嘗渡湘漢浮於淮汴探嵩洛之奇旣抵固始樂其風土徘徊不忍去曰吾七年耳橘泉翁竟老固始其後徽君以子水部聞汝南多先賢漢世隱君子至以方箕潁而托公貴有封命而人猶稱曰徽君蓋本汝南俗故處焉此吾蒐裘也因挈其家以居是時徽君生重徽君有巖穴之望云爾徽君生有異質

始勝衣則通詩書文詞駿發遂傾汝南汝之鄉先生鄭中丞重彭侍御危行皆夙德有人倫鑒時時從騎吏入下里舍造請橘泉翁未嘗不目屬徵君曰汝頴間顧得奇士如此未幾補固始弟子員凡七赴河南省試皆高等嘉靖戊午幾入彀會主衡者別有所屬復落第甲子水部公亦就試徵君挈以俱來東出夷門指大河顧謂水部公吾之不濟此有如是河歲月且滔滔吾寧俟之復此一決耳其秋水部公遂舉於鄉徵

君乃歸卜宅兩河間得鳳城一隅立精廬數楹鑿池灌園左右植花竹日彈琴賦詩其中不復言制舉事隆慶改元　詔諸郡縣各辟遺賢固始令大集諸生庭議誰當膺薦者僉曰余某可是明經且有道術事雖格不行然鄉閭益以此重之四年需次應入貢以疾遽卒大都徵君學務窮理而其要以眞實爲主居家雖斤斤愿謹而能虛已以遊俗爲文章必主於理而不爲枝詞蔓說士之執經從指授者彬彬皆守其說不

敢背橘泉翁之殁徵君内自傷不及以禄養每
慟輒絕至老其祭未嘗不盡哀泣收養族人之
貧者厚嫁其孤女事事出於厚里人秦某嘗被
逮杖禁幾死賣所乘馬贖之他日過别墅聞哭
聲甚悲問其故秦將鬻妾以償責徵君爲親詣
主家緩頰開諭得釋適完其室歲所入餼廩及
諸生館穀徵君能視盈縮窺時上下家遂以饒
末年務通有無所賙贍且及疎遠人謂徵君始
由繼嗇起家卒乃厚施薄責德被一方矣水部

公卒憑之以起徵君所詒詎獨義方哉徵君始
祖尚仁以貲雄南昌有行誼尚仁傳得敬得敬
傳泰泰傳希希傳橘泉翁至徵君凡六世其餘
子孫婚嫁已著梅太孺人志中太孺人志亦賢
所撰也故不復列往水部爲常州時余辱公爲
文字交得覩徵君所著障風集及得一稿蓋沉
潛理窟而能兼詞人之致郡人亟推余公操行
又平反多行陰德事余未嘗不起拱立曰此
非獨繼善能實先徵君之教如此余是以始銘

太孺人再銘徵君皆無愧色云銘曰

圩文以爲奇累德以爲基維陳之遷八世期自
他有耀徵於斯太蘇之山汝水西徵君藏者後
千百年視此詞

承直郎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文川莫公
墓志銘

莫氏子孔暐奉其父友當塗令章公嘉禎狀徒
跣走數百里至留都泣而告曰先主事君侍於
先生者最久先君志與能不迫於施其知之者
無若先生最深請刻墓辭嗚呼余其忍銘君哉
始君奉　天子初元詔得超其州歲貢士常次
入試大廷余時與閱內卷首奏君名在第四
已卒業太學今亞相王公爲大司成一試大奇
君君執贄來通居弟子列甚謹余因得館穀君
爲弟子師君精厲於學晝則督課生徒夜輒呷
唔迨曉不寐余與君分榻而寢漏率下五鼓猶
聞君几格間颼颼有聲則君屬草未定也君所
課業必就余商可否或時至十餘易草必適於

余所賞乃已君自是思日益精業日益大起明年丙子舉順天鄉試歸而愈自奮家居萬山中三年僅一再履行城市顧數操舟過余校秩如往時庚辰遂成進士君性醇朴不浮貌煦煦未嘗以色忤人然中實嚴介外若無町畦而是非則較然其行已不務爲表暴而臨事從容指畫具有條則自余習君十餘年間坦坦施施卽劻勷多事不見其疾遽失措而事亦無不集余數以此服君君初選得江夏令縣當省會諸臺使

二司大吏日所供饋甚夥又使者往來傳餽絡繹百出君旣視事餘月輒歎曰費且無經以江夏地瘠民貧非有以裁之後將不堪而是時方議行條編法臺使者下檄促辦他邑類以文具應君獨言是名良法而以畫一督成寔重民敝耳乃通籍一邑丁產厫厚薄爲稅而以叅於一歲之徑若費盡汰浮冗剩役不贏取民一分凡詳定者五閱月而始報議御史始詘君奉法緩數加詘詰至是大稱善更條

下諸邑一准江夏法時江陵相當國喜功者或言民間有匿稅未盡出赦郡邑丈天下土田必無漏而楚當事者陰傳意必加額得受上賞苛競百端下令如風火君方走矢於社戒諸握筭及授量者必務出至公以間辭上官日行塍畝縣庭令民有隱匿者間尋尺率爲手引又設匭縣庭令民有隱匿者悉赴投五日一啓匭復加覆按凡錙兩之姦皆知之他邑意在多得田而君惟覈田以應課凡二年始竣事賦不浮而隱田亦出民大便之都

御史遂以君首薦書先是江夏民城居者悉詭籍於鄉鄉民以田竄死徙名戶故民無見丁而戶無實田里甲大困君當丈田日得遍鄉聚乃籍記鄉城戶田貧富歸而磨勘總冊盡得其虛實於是丁皆歸戶而城里皆有田糧差顧始得均一流移以漸來歸者數十餘戶又議罷保頭錢歲省民私派千二百金聽民得以錢自輸官革櫃頭役其爲收貯代更諸法甚備縣所出漕糧歲以粃不中納勒加耗石八升君乃擇上米

懸爲式令民以例輸而盡減耗米舊制入糧於府額加脚耗六百石其後既易銀而耗如故君爲議上裁罷之縣故有稅契錢不爲額君立約歲上藩司毋得踰五百金盡籍先所贏者二千餘金悉歸之官嘗因鹺臺委驗鹽賈君立法公平所省商費數千金商人甚德君相率傾貲造大橋金沙洲上以爲報有豪李繼孫者夜殺其仇陳回童棄屍濠旁捕討累年不獲君他日讞獄忽於熊定生案中得繼孫殺人狀一鞫即伏辜然君非得之陰詷者老吏皆吐舌以爲神與齊民語嘔嘔惟恐傷之其治姦吏犯科者五年中所遣戍胡繼夏石大安等數十人不少假一縣皆輯不敢動君之初定條編適按察司馬文煒令隸有所賫索馬不得大詬於庭君執下之獄旦日身請謁馬公始怒拒君不納後輙自解悔更爲相知邑有顯者某素悍鷙當他出其奴循舊事來請導送者主吏爲謝却奴輙庭辱吏君縛奴抶治之將盡發其隱某皇恐更介他客

君間君猶面數斥之始釋御史其素善君密囑君伺諸司及有他聽採即按部列郡得非時奏記君數上狀起居不及他一語御史意鞅鞅然不能不推君長者翰林其以使過楚挾家勢甚張責郡縣供饋不貲君遇之無少加禮其大恚恨歸而遽卒其家爲蜚語長安中謂寔以忿死人爲君危之君亦屹不動後勢家敗去謗遂息君雖粥粥自將而臨事勁挺不阿乃如此居江夏幾六稔凡再入計皆貸金故舊爲裝以行入都無錢治苞苴以餉權要以是無推薦之者最後召入諸藩臬贈遺百餘金悉以抵邑常費及克歲所積穀實不餘一錢常所服袍烏僅一具不盡敝不易閔孺人以一布襦從君之官及歸已滌濯數四猶仍是服其廉如此君之應召而行江夏民携老幼號泣挽留至車枳不得去已而裒錢樹碑以識其思既歿舟過青原縣民爲商者猶望柩呼天而泣其得民如此君既赴召會要人嗤君入覲時饋獨不至讒之主爵而鄉

人有忌君者遂僅擬刑部數月授貴州司主事
君怡然自若也寄居蕭寺中手疏解律例仡仡
不休又明年戊子夏始得以其室來京師僦屋
以居甫逾月而君病疫以卒寔閏六月乙未也
歿之日無衣無棺妻兒號邸舍繕部郎董公嗣
成聞之爲買棺以斂又合諸同年官都下者經
紀其喪事乃得歸葬君事親極孝念父鎮寧公
以廉吏著聲其居官每誦鎮寧自愧不如事後
母劉迨老無違色迎仲兄養於官邸撫季弟使

有成立教伯兄子孔昭孔暉具有恩禮女弟夫
王有紹應春官試卒於旅君適在都爲殮殯扶
其櫬三千里送之墓君他細行種種務出於厚
余獨詳其令時事蓋君之志與能厪施於一邑
其知君而能名之者不過數人余懼其久而或
湮也故悉論著之如此君諱揚字子克其先宋
太尉莫君陳從胡安定先生學遂家安吉州之
順安鄉至今有君陳塚入　國朝始仲賢仲賢
曾孫祥祥生禮禮生讚讚即君父鎮寧公起家

歲貢爲鎭寧州守以縛巨盜有功　肅皇帝詔
特予階奉直大夫贈其父母如制事具余傳中
銘曰惟玆莫君積學累行藹藹吉人貢於經生
纂詞奮藻南金英英既官百里載寧民服
休惠五綏齊聲致其廉介式是百城逮於六載
績用乃成蕤殫厥施登良佐明善胡履咎遽奪
之齡彼老壽者矯矯貪淩孰司禍福謂天冥冥
憯不可問善惡何憑噫乎甚耶寔命之傾高原
膴膴歸骨於京故友懷咨薦辭書銘於千百年

莫君之塋

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南川孫公墓
志銘

萬曆十四年夏六月余友南京吏部考功司主
事南川孫公以疾請　予告行次欒城卒其子
養蒙以書抵用賢稱公遺命曰吾業不究而志
不獲伸於當時知我者獨吳郡趙子耳卽銘我
須趙子吾目且瞑於是并以其姻戶部郎劉公
狀來余爲哭失聲嗚呼善人君子不數得幸得

之而又使其阨窮而夭也天乎何哉公諱繼先字胤甫南川其所自號其先故汾西人高祖塔海仕元爲中順大夫授虎符督太原諸軍事海生反反生花皆世官　明典下太原花死之子克仁奉母避難於孟之白水鄉因復爲孟縣人克仁生平平生文顯文顯生愷愷生希哲是爲公父母其氏公生自幼奇頴其爲人孝友忠謹質訥無浮飾惟務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士好奬拔人善而孤立一意若不可一世其發於事惟視義可否而毀譽得喪若一無可動於中自爲諸生則已籍甚有挺特稱丁卯舉山西鄉試辛未成進士授雄縣令多異政　詔改遵化縣民遮留不得相率建祠於莊嶽生祀之未幾以父喪去職服除補內黃令丁丑滿歲得贈封父母如其官再以母憂起補獻縣甫逾月徵入爲四川道監察御史會　皇子生大覃恩復封如御史先是江陵相內結巨鐺馮保專權蔽　主父死矯　詔奪情視事余與編修吳中行進士

鄒元標等五人具疏言其不可狀皆杖　闕下
落職編管比江陵既死羣小猶擁權閹錮善類
臺諫縮不敢言公首疏薦元標及余等皆復職
頃之復薦右都御史魏公學曾禮部侍郎王公
錫爵凡十一人皆海內所號爲君子者癸未奉
命巡按兩淮鹺政甫至即奏治河堤陳便宜數
事堤成　詔賜金慰勞其冬劾兵部尚書張學
顏誣殺故御史劉臺事是時執政方與蒲坂相
公搆隙蒲坂意在盡逐姦黨既去而時議稍欲

擁護疏入謂公與蒲坂同鄉當有所授以撼已
竟以妄言鐫一秩補外爲臨清州判官尋轉慶
陽府推官逾年擢南京刑部主事再改吏部考
功司而公竟以脾疾解職卒不起矣傷哉公治
吏事極明敏而審覈最精數辨疑獄其簿書會
筭推悉秋毫惟務便民而要在使吏不得爲姦
始爲雄縣巨盜劉豪士者嘗因刼事敗囑捕者
匿所得貨於仇家趙可教豪士顧獲賞去公一
詢得實卒坐劉死畿內悉呼爲神公至遵化縣

僅旬日而會少司馬汪公閱兵湯泉諸督撫司道百執事皆集牢餼厨傳費且不貲議者欲一切取辦富戶公愕然堅拒惟取常賦廩給不加民間一錢司馬顧大賢公置首薦在內黃日常車過委巷遇夜績者遺之二布旌其勤亳城盜殺人捕者醉二丐以酒詭令詞服公飭邏卒五日得眞盜申牘貰丐者黃地多沙鹹無溝澮蓄洩歲苦潦公令疏渠於沃壤皆畝收一鍾沙地悉勸民植卉木以供薪槱黃自是無廢土民以

大饒相率爲公樹去思堂者十一所公之初按淮陽適歲荒民饑公括鍰金先後得萬餘兩糴粟給所屬六十郡縣不足更請賑貸詔免租十之三仍發帑銀十萬兩所賑活江淮民幾數十萬白駒場有巨豪史某者聚衆擅鹽利曹御史嘗一按部至塲所史輒糾亡命千人聲言且圍獵曹懼亟托疾馳歸後再經二御史皆釋不治勢日滋蔓公至則臬使請以兵捕公第緩頰曰是且經赦而密策海道俟其懈圖之其後史果

入泰州掩捕論如法餘黨悉解去公居平雖潔
廉自持而能推財賑施其四令皆大邑所携惟
耆頭二人一飯秫米粥未嘗酣飽罄所得俸買
萇池腴田百畝分給族人并逮母妻族貧者兄
繼芳早卒撫其遺孤四人皆立門戶教小弱弟
繼元尤有恩禮同年生張翰才卒家貧不中斂
公爲經紀其喪甚備復許以女嫁其子卒之日
欒尹周公復元發橐中僅十餘金不足一棺費
於是介諸當道撫巡賈公三近憲使喬公巖眞
定守王公价皆遣官來賻然後得以柩歸蓋其
廉如此使公壽且不死必有所用而伸其志於
天下惜乎其死也公之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
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
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
見明年民病癘癉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
不被疫人以此甚奇公所著有警句錄南川集
皆行世嗚呼公於仕宦終阨而其志業之不究
於天下者非天故尼之實斯道之窮也爲之銘

銘曰

嗟吾胤甫孰畀其有孰闕其施謂彼無力也胡然擊而去之謂彼有力也胡不扶而納之嗟吾胤甫乃有蘊而無時止或尼之天胡爲其亦降割於斯吾不知咎之所歸徒爲胤甫悲

松石齋集卷之十七　終

松石齋集卷十八目錄

墓志銘　二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仁齋趙公墓志銘
進階亞中大夫山東副使顧公墓志銘
浙江布政使司左參議王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汝寧太守葛公墓志銘
勅封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公墓志銘
光祿寺典簿廳錄事徐公墓志銘

松石齋集卷之十八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墓誌銘 二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仁齋趙公墓志銘

萬曆之初柄臣騁威權鈐天下諸臺省率俛首交臂役於顧氣惟時抗疏首發其姦者劉御史臺傅御史應禎臺竄死廣西傅戍定海於是海內益凜凜效趨走工媚附靡然向風獨御史趙公能介特不阿卒爲所中罷歸天下高此三御

史以爲徵三公臺中幾空無人然劉與傅逆折於未萌而趙公乃抗顏於威福狠怒之日可謂交申其節臣紀賴以不墮矣趙公後稍起至南京大理寺丞遽卒余於公子思職之請銘爲之泣而刪其詞以志公諱應元字文宗仁齋其所自號世居涇陽夏鄉里族望冠關内六世祖敬禮生子景先景先生順順生銳銳生卿卿生嘉行以公貴封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配董氏劉氏皆爲太孺人封公歲行賈江淮間頗樂廣陵風土遂僑居不歸公自第進士蒲伏迎請至再三卒不許廣陵人至今稱翁既貴猶偃行折節斤斤醇謹有萬石君之風公之勁挺誠樸蓋多禀之翁教也公自少以警頴聞舉嘉靖辛酉鄉試乙丑成進士初試戶部政授四川華陽令奉母劉以行甫逾月母卒服除補河南郊縣隆慶三年召入爲御史又明年萬曆改元出按遼東聞父喪解官歸四年復入爲河南道五年爲湖廣巡按既報代以病乞歸大中丞陳炌阿相

君意劾公爲避罪自引矯　詔褫公職故事御
史巡歷滿歲率得請休沐公獨以得劾又輒被
斥去今副都御史王公用汲時爲戶部員外郎
乃上疏言公不當罷兼論炤阿狥非大臣執法
體王公亦削籍去士大夫益結舌惟視意旨所
向而趨之矣先是柄臣父死假　上意留不奔
喪及後言者籍籍始議一展墓出自都城門及
江陵數千里率剳道反土凡道次所屬郡縣諸
撫按藩臬大吏皆屏息候轂下守令百執事共
餼牢珍恠費日千金車折馬斃喘息流汗殫什
相屬比及楚地公時以事竣且還遇於襄陽相
君私語公誠得一臨穴甚重比葬凡官楚者悉
會或以他使命來楚者迂道皆集而都御史有
衰絰哭失聲者獨公已先去不顧相君啣公特
甚故遂得譴余時居田中聞公風節輒慨嘆一
國幾若狂乃得公爲獨醒耳更六年壬午相君
死南臺御史郭惟賢表薦公癸未還公原官余
亦起家長安中始識公一見語合公復條上遺

賢十餘人皆以次進用而故相君黨猶睥睨嗾
訛公疏請得如星變考察事糾遺奸去之時議
有所滯忍不果行而　詔臺省察諸所汚跡權
要者不時以名聞于是少年董爭奮謫發或過
當故黨人自危因得乘間囁嚅日以危言搆進
迄于今是非莫適定而藉手擠排者紛拏未已
儻當時如公言忍一決邪正且各歸分君子得
以安位行志中人已下必不使驅而堅其同互
之跡惜乎公言之不用也公之令郊下車首興
學校招撫流民數百家爲量室而居邑故權酒
稅歲逾千金率供縣官雜需或充豪裝公裒前
後所入爲陶甓甃郊城數里自是民不苦修築
費相率建祠肖公貌祀之城旁其按楚日有縣
令某素黷貨公將劾治相君爲請不聽卒按罪
如法楚多貴人日事干謁一切嚴爲拒絕公嘗
謂余言寓楚歲餘所儲鍰金幾八萬兩代者某
三日發饋諸權要略盡公盖不知官帑可資賂
遺亦自恨不以充楚連租徒令奸人得恣漁獵

也公居家孝友遇諸昆弟相與共有無賑贍母家備極恩禮微時所善友六七人歲餉率數十金所居里有渠名海河者土疏岍數崩佃民歲苦易業公捐貲別鑿一渠避之至今稱利大都公持巳潔廉雖由其家饒財用然好施振物不遺餘力所謂富而好行其德於公見之矣公生嘉靖十年八月一日卒萬曆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年僅五十有四公自始有疾余再一日往問既劇則日一往問及擢寺丞命下公巳眩瞀不能知余猶冀公萬一庶幾天或憖遺斯人不終使直道之湮也明日竟卒矣公配李氏封孺人子二人長思職邑庠生娶主簿李君女次思聘邑庠生娶尚書魏公女女三人孫男女各一人嗚呼天于君子有情耶無情耶以江陵之焰而三御史力能少撲而回之可謂不偶矣公卒之三年傳公起繼公官亦遽卒于位嗚呼茲豈天之偶然耶銘曰豐於道嗇於遇舉世混濁清乃著直而死佞者何所忌天冥冥其不可籲兮予

銘之志竒千秋萬歲竒亂臣懼

進階亞中大夫山東副使一江顧公墓誌

銘

當　世宗皇帝之末邑之諸先生自名臬以禮歸隱數更薦引不起者則獨有顧公顧公其天性伉直高節鮮所與顧獨嚴先大夫而先大夫亦時時言顧公魁偉雄傑人也居平恒兩相引重最後至托以婚姻云顧公卒既六年而諸子恩光等泣持文學繆生狀來屬余銘公余所父事者也往余先大夫歿而公哭之文曰是使邦無司直而孤德於吾二三徒也乃未幾而公且以卒聞矣嗟乎余忍銘公哉公諱玉柱字邦石別號一江其先越之上虞人曰細二者以術游吳中因家常熟細二生立辟邑曹吏察廉起終雲和令立生鎬鎬生湘是爲東江公娶于郁實生公公生五歲能讀書七歲日憶千餘言東江公大奇之爲選博士經受曲臺禮一歲而盡精其義十五則已爲諸生善屬文有聲辛卯舉應

天薦明年壬辰成進士拜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癸巳　大慶成封父母如其官乙未滿三載最改北繕部監作　壽陵事竣　賜金幣巳即北爲虞衡員外郎遷都水司郎中巳亥　駕幸楚公以扈從行還大推　恩復封父母官頃之謁歸省數月而東江公卒服除補刑部貴州司郎中值春祈穀公以緦服居間坐失陪祀左遷道州州同二年量移山西平陽府通判尋陞代州知州再歷河間府同知復以南京刑部郎中召擢知大名府庚戌春上計吏部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晉山東按察司副使其秋虜闌入塞都門不啟烽火坌鬱通大內有　詔諸衛士分屯列門而簡諸藩臬臣有威望者按視其壁壘公時奉表入　賀大臣咸推公時變起倉卒　命下夜漏方四刻即躍馬馳塵埃中士伍搶攘呼噪焦吻舌晡時未得食日暮虜大至所格傷男女數百人尾公馬衙徨行比及門門且閉僅以一罅待公入公立馬介門中而令傷者從馬腹

度既投舍心怦怦氣纔取屬舍人子强起持公飲數杯復上馬馳去如是積十餘日輙病歷上頭岑岑暈不止先是虜以貢要我大洲趙先生庭却之堅公默爲是其議語頗洩於嚴相嵩所嵩數從衆中目攝公而會都御史楊守謙者自平陽以兵入援復爲嵩所搆斬西市公雅善楊往撫其尸哭之嵩聞益嗛公公自是決歸計再疏乞骸骨而公所與一時同事者皆超爲督撫重臣矣公爲人節廉無私交其治貴大指不譴

微細當其意所不可雖權貴人未嘗少懾即意既當雖匹夫孺子未嘗不自挹損遇事斤斤必究其行而持論恒依忠厚不爲危激當公之始官工部所司嘗貸度支銀二十萬計償不稱大司空以爲懼公爲搜榷算所逋者計程上共率免科罪三月竟酬金而是時輸金者嘗患苦內竪齮齕攫取多十之二公命主者悉坐堂上第令兩隸持其低昂遂著爲絜法民至今稱便道州故有庳地其民羯羠不均公至則申以威信

于是州有盜據險數歲不得公密勑射士迹之
一夕獲其魁餘黨迸散又間葺濂溪祠太極巖
下羣士子講藝其中雍雍自好若忘爲遷吏也
其趨平陽時獨操扁舟過洞庭不載一物中流
大風陡作幾覆公巫舁一巨石置舟中倚棹嘯
咏迄不爲怖公之在代州監司督共帳不趨治
筆責甚急公抗顏請曰此州之民艮困即不辦
獨守當坐且與疢痾民寧平鐫守耳當道者爲
之赧服居大名逾兩載窘束豪猾不假毛髮條
催科章民循等應則毋得私上下先後讞獄千
數所傳爰書毋不稱允大名故事歲給邊馬千
匹富民坐索善價率以疲駑充數致抑黜貧累
復科貧民公乃籍名受直黜馬皆坐主名應補
馬自是無不中選者郡故有陋脫地千畝收可
八百石歲共府曹諸需公悉推與丞史不私一
錢冢宰席公當計吏于公屬頗有所過譴公輒
平反其議席按御史牒曰是不應計耶公又輒
條其事某事具不如牒御史遠不若守近較切

耳屬吏賴公全者甚衆公仕垂二十年中外歷
十餘任始以從　駕數抑中貴人暴橫則幾黜
既受法謫坐不見宰相夏公至遭延者數年末
竟以相嵩故歸不起公既歸足不履公府使者
千旌以時詢即爲口民間利病無隱島寇之警
首捐百金助城役屬寇傳城下公守東南隅身
御矢石散粟數百斛手編伍民佐邑令王公策
守白茆三丈諸浦寇竟創去邑歲苦重賦嘉靖
中吳興沈公常計畝定稅三則其豪長者詭以

瘠土賦上上而間匿其腴田畛壤間諺爲彼此
屬率不賦公謂須更度田攤稅乃募握算者身
自操尺量所謀野而不盖者越歲餘費累千金
事卒阨於要人不勝而賴公發其弊後匿田稍
稍出矣公歸僅二十年都御史方廉御史周如
斗邵巍累疏公可大用竟以疾不赴隆慶改元
詔進公階亞中大夫後二年巳巳十月四日卒
公生弘治乙丑十一月十四日壽六十五配贈
宜人王氏繼劉氏封宜人子三恩光弟玉樹子

公子之自襁褓娶劉氏邑諸生耿光妾譚氏出
娶葉氏台光妾王氏出娶余妹趙氏女二一適
王子雲一適生員錢世揚孫女一人葬以萬曆
二年甲戌某月某日葬在興福山下余往盖數
侍公見公眉目秀爽丰神瑩潔最不喜婥阿態
亦不殉時好惡當坐客以文法相引頭輒眩急
起躑躅走旋呼舣船舉數醼則怡暢竟日時稱
說古節俠士抵掌慷慨恨不一致身其間至聞
朝有佞人或閭黨有怙恃爲孽者輒奮髯抵几

曰令一當顧生豈使其復伸眉於後耶嗟公之
至誠欲有所用其未足者也假令公少旦暮濡
忍即致位卿相鴻昌懋明之業豈復難哉然終
不以此易彼余既按次繆生狀并具論逸事得
聞于誦說者著于篇銘曰　四方纖纖不可整
曰惟良臣稱骨鯁進乃透迤退斯騁嶮道大全
名式永玄扉一閟白日影我懷哲人孰其景山
雲悠悠駐靈境

浙江布政使司左參議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嘉言字君謨既卒之四年其孤維屏將以萬曆壬午冬十一月某日葬公于湖阡祖塋之穆位則泣而來請曰先君之藏有日矣不可以無銘而知先君者莫如子子宜爲銘嗟乎余雖不能銘然於公有生平之誼又辱有婚姻之托而樂道人之善以傳來世者又余之心也余昔者獲譴而歸公方以病予告嘗一唁公山中公時羸然瘵喘然屬息也迎謂余言吾病且亟吾五子乃有無田以爲食無居以爲安者獨柰何吾旦暮怦怦營營未有寧緒也嗟廉吏安可爲乎公仕宦逾十五年所居稱任職而謹飭畏愼未嘗忤於物既去位監司數問起居無恙且薦公公竟以不起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不獲盡用固有厄之者乎公生有異禀善讀書攻博士家言與其伯兄更相淬厲以學問是時邑故多名士其賢而妙于文辭者瞿文懿公公師文懿最久所講說論著盡得其奧邑人既素高瞿公公以此益知名久之隸籍江陰試諸生

高等舉乙卯應天鄉薦壬戌成進士授肥鄉知縣丁父憂服除再知曲周縣以薦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會　先皇帝幸長陵公按治蹕道勞勩甚事峻疏請改南部徙祠祭司主事晉郎中滿歲擢浙江按察僉事備兵寧紹已即本省陞爲布政司參議守溫處二郡公體貌癯然若不勝衣其御下一以和而至鋤擊豪暴則必痛繩以法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識於心在肥鄉時嘗一日斃三猾胥解去鹽盜數百人郡吏有所攫取於下邑公捕治不少貸太守以爲嫌搆公過不可得更益推轂公其始按察寧紹值颶風涌水戰艦蕩敗士卒懼有追捕且謀創亂公輒下牒引咎自任無所問一軍遂安倭嘗一入先是公所規調兵事極備至則困伏中凡縛其魁六人斬首三十級餘衆宵遯有詔賜白金一鎰處州多鑛穴盜間伺公行部雲和有所嘯聚公一夕馳赴勒所部拒守賊聞以爲神輒解散御史按兩浙者交疏薦公當大用

詔再賜金鋌未幾疾大作遂疏乞歸公爲人恂
恂懦弱與人語怡愉緩頰而中寔介畛域較然
人亦嚴伏之事其父山城公母孫太宜人備極
孝謹山城公微時嘗有齮齕者屬上官有所左
右事遂挫抑公益感厲當語次未嘗不戰悆後
公既貴卒直其事然其於佗家一無所睚眦也
山城公始謁選浣州歸邑方議築城捍寇軍書
下旁午縣官急持之不得行公時卧瘵力疾往
代其役時時語余吾于此二事盖庶幾激頹起
懦成親之志矣性篤於仁義故交三四人終其
身無離異遇族人皆有恩已歿而親故無所慁
議哭之皆哀公始祖諱裕仕元爲學錄故邑中
稱學錄王氏祖諱某父諱山城公諱魯仕終晉寧
州同知以公貴累贈按察司僉事母孫爲宜人
元配龔氏繼范氏皆如母封生嘉靖二年甲申
卒萬曆己卯四月八日年僅五十六子男五維
屏娶孫氏龔出維城娶趙氏余長女維禎娶周
氏維祺娶徐氏維翰聘何氏女四一適徐昌孺

一適陳繩武一諾錢其俱范出一諾時其側室
唐出孫男子四人重輝聘章良臣聘范重臣聘
徐純臣幼未聘孫女子七人許嫁皆名族嗚呼
公與余善其行誼之修大者在世人所稱而其
小者皆敏而盡力獨余知之余深悲夫公之未
究于用將無所托以施諸後也故稍撰叙其事
毋令蒙晦没而不著焉銘曰　歸以衆好畀之
時有拔而起莫或躋忽稅不駕其孰爲嗟吾君
謨宜顯而壽弗巍于躬亨不配有翔其德音人
鮮天偶以完歸親謂公有後銘詩幽宮終古不
朽

中憲大夫汝寧太守葛公墓志銘

嘉靖中吾邑以曲臺禮專門都講者蓋有二葛
先生寧嘗執經受業於南寧二守養寧先生汝
寧太守則南寧公之叔兄也汝寧公質木遲重
然精勵於學南寧公差警敏兄弟更爲師友卧
起恒聯榻必夜分乃寢晨風暮雨無間纂詞構
思每相甲乙學者所資質酬復淵詣亦相埒其

試有司則南寧公數居牛比後汝寧舉乙卯應天第五人明年擢制科古寧公後十六年庚午僅舉鄉試晚始得貳守邑若府曰汝寧南寧又相亞若伯仲云汝寧公諱邦典字叙卿門生尊稱之曰育菴先生曾祖嗣初祖荆父覃以貢爲嘉興教諭公貴封工部虞衡司主事母張贈安人前母李亦贈如制公舉進士高等選司空郎典節愼庫庫主少府水衡錢出納是時　肅皇帝方興三殿工諸司所奏進贖鍰及榷稅歲數

百千萬公操筦鑰謹一切稱掣皆中程不贏取一錢商人大稱便尚書最其列擢刑部員外郎逾年大司馬楊公博廉公獨賢數稱之銓部改職方郎將資公籌邊計而教諭公遽卒歸治喪畢三年再補職方陞武庫郎中出爲汝寧太守政務體要不苛細而發擿奸辨獄不枉錙兩有吏某日共刀筆甚謹應得管庫公獨持檄不下曰是胥目動步高終當以姦敗衆殊不爲然頃之果以盜見捕吏故有善馬每夜竊出掠人被掠

者竊識其馬因是得盜一郡人皆服公遠見屬邑令某頗矜摘伏有少婦挾貲寡居豪猾謀娶之婦堅不從乃投匭言婦秘殺一童子償私願牒報諸臺使按驗不得實令請具嚴拷公徐應曰償願惟事又殺人重罪也且童子獨無父母耶禱者爲何祠耶徒以不根語周內一婺婦於死恐東海大旱當移吾郡矣屹不肯當道頗諱公而令內懷慙思一騁會令入爲御史遂以飛語中公戊辰大計吏公竟罷歸是時殷文通當國大司農張公守直諗知公冤狀具疏且爲公辯留而公亟促駕曰吾亟歸治耕無落吾事也及歸則益勤力治生斥土田督僮奴耕種經營毛窘日持牡鑰親校薪膏業乃日起南寧公久困公車家徒四壁公爲買宅一區割穰田數百畝界之至今南寧公猶衣食其餘卒亦以廉吏稱查御史光遝者公同年友也御史歿而家貧公以長子女贅其孫延禎厚加周給得不困事教諭公極孝遇伯仲兄友善至老無一間言教

諭公已亡奉庶母備極榮養二祖塋茀不治力
追新之更選腴田入大宗爲祭諸費甚鉅皆公
獨肩不以煩其兄弟公雖纖嗇勤劇然至推贍
親故施貸乏絕往往推有恤無不自爲量爲工
部日陝西綱運官常虧上輸金若干罄斧資代
償至行乞於市公計其耗入略相埒即署牒報
滿數遣歸又滇貴二吏皆以輸金不足羈傳舍
公爲捐奉抵入遂及竣事此三人至今猶尸祝
公爲報邑人沈應麒者其兄爲公莫逆交因得

介聘公女爲子婦女夭橫索金且數倍侵辱屢
至公怡然竟厚酬之後應麟子以他事坐法公
復爲申理得脫罪應麟僅具籬豆一篚叩公謝
曰吾儕小人負公良多不意大人優之至此世
以此愈益賢公公居常布衣不掩骭食無珍味
然至其斥而晏享供賓客則歌呼浮白或極日
夜若不爲毫髮計者蓋自公之治官守家恒務
恭謹未嘗挂於過差惜乎公一試於郡方欲有
所展盡遽抑塞以歸歸而勤飭自將鄉閭服其

行誼宗族藉其衣食乃不登於上壽蓋公歿而古鄉先生淳至篤厚之風於玆日遠矣先是丙戌春余師南寧公以大計入都下屬賢爲公志其墓後四年始卜地得吉南寧公復以狀來徵銘銘曰世靡靡以爲趨公獨惸惸以自居士攘攘以干時公獨偃蹇以自怡自公逅其初經生失其師而先民之風日益已漓吁嗟徂兮何以慰古人之思

勅封湖廣道監察御史龍橋錢公墓志銘

萬曆丁亥冬十一月某日余友錢汝瞻葬其父封御史龍橋公於邑其山之陽合其母褚孺人兆而以志屬不佞用賢曰惟子知吾父深且篤古而能嚮於詞必子銘者庶幾吾父傳德襲訓用以不墮先世之遺者將無恨於土中賢既謝不獲命則謹按汝瞻所條世系及公所劬躬盡歎以爲有濟物變俗之志焉公爲行不磧薄言後赴人困阨義甚高顯槩不可勝數蓋伏讀而吶吶若不出口然至其趨難解急抗暴橫折貴

勢侃然有烈士風其爲家繼膏褐衣薦寢不厭
自米鹽蔬豉常晝夜仡仡籍記不漏錙兩至其
斥而賑乏絕嚴祀宇又割而共賓客厚招文學
以輔教二子則往往極於腴美不少惜類豪
長者之行其燕居耳目瞻視無邪雖盛暑常正
襟不解帶羣子弟皆貌之不敢狎然當其泰至
則嘯歌諧謔與少年好事均其巧其始公父西
湖翁見謂饒裕坐詿誤寃死仇豪盡攘其產洊
更大徑幾不支後翁弟大行公庶起家庚戌進
士業稍復振而大行公旋卒崎嶇齕者愈出最後
汝瞻舉進士爲御史有聲公乃得封如子官蓋
公之身三更榮瘁而處之若一余與汝瞻游最
久亦數從公未嘗見公讀書然卒而舉疑義或
辨譚理窾輒能遠證近喻人服其精約又類有
道術者公之甫棄儒業而督家政會縣大夫蕭
山葛公號精厲難事方裁諸弊孔念歲所徵入
數十萬金主進者率不得其人吏胥因求賄無
藝其根株難窮則遽命公耑主進公爲剔刷蠹

本衡石率手自較不贏一分吏胥皆懾不敢漁取一歲中爲是役者皆幸無耗敗爭醵金遺牛酒謝公公去竟不顧葛公以此乃大賢公西湖公晚歲被仇中危法當庭鞫日訊者屬有所主盛威且具拷掠須誣服事急莫解公乃從戟門遽突入伏堦下白見寃狀請死代父命訊者怒吼若乳虎命榜公百公抱持父號哭不休左右皆愕眙主吏亦心動獄得緩而西湖翁竟死公之既貴每對汝瞻未嘗不隕涕沾襟也嘗因縣官比賦急從所親貸數日僅得金幾兩隸故迫期會爲約旦日當至縣忽中道遇叔父喪不得收盡捐金與之隸輒大詬是獨不念剝膚耶公泣應曰剝吾膚孰與暴彼骨也族人有坐法當抵罪者以急抵公公始謝去明日堅卧不起家人或唁公病公喟然曰吾非病特假寐熟計某事置之非情與之居間則非法可奈何卒貸金錢爲旁轉仇家仇家素重公曲聽事乃解友人某犯法既譴戍夜半亡匿投公公爲授舍上食

有加禮所知或勸公君且憂糠覈不足何暇飽
食客如是且又獨不患吏逐囚當蹟至君耶公
輒嘆曰此窮交吾義不以畏罪故而棄所哀憐
於單露矣竟不遣蹟者亦幸不至公族有貴人
故爲姦利嘗陰右公讎家所篡取公産不計數
及後事敗市人爭攫貴家物披籍於道縣官勑
勿得禁公獨禁家奴不得取彼一縷或又謂公
當乘其敝且復故物公笑曰吾豈扼人於險哉
夫報怨而因以利終吾所甚耻不爲也錢族故

聚居海上弘正間海沙漸壅爲田曰蒲臺者寔
饒沃錢宗人耒耜其上雲集獨公大王父橫溪
公戒子孫卽田農不得以蒲臺爲事嘉靖中沙
忽崩諸田沙上者負課累數千率流徙他境汝
瞻之官京師公嘗就養一至邸中族長老相率
詣　闕下上書言貸租事公爲言汝瞻家幸守
王父訓得無負課然宗人之困獨非吾祖宗之
遺乎乃厚給緡錢更督汝瞻力請主計大吏盡
免其租錢氏遂用大安公持已大都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能自力於煢艱難之中及其已振
人之阨而不矜已能羞伐已德又庶幾逡巡退
讓君子矣公他行多悖大義大母徐失明公扶
持不去左右其後母徐暨大行母侯俱依公以
居養必極甘脆未嘗假湔浣積廿年不倦待諸
弟友以善教大行公及仲弟皆弗嗣公以子嗣
島爲繼更析已貲授之室事外父褚館婺妹梁
能別而有恩非貌爲悖洽而情有不至者其諸
細事多類此弗能徧舉公之歿鄉人相率嘆悼
族鄰皆行哭失聲比葬引柩而泣者數百人嗟
夫彼世有當勢得位力足以庇民澤物而顧宗
殫比周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其生爲人所詬詈
至其死猶追數其過而咎之以視公既歿而人
懷思之乃又非有尺寸之柄可藉而及於人者
吁此所遺遠矣公先世出武肅王裔自千一公
從其父逼州守始渡江家常熟數傳爲吏部主
事衡事具邑乘又數傳而爲願軒公其生祀
祀生其是爲西湖翁公卽西湖翁長子余祖母

於公爲祖姑先大夫最善西湖翁而余不肖交公父子間亦最久又辱有婚姻之誼侍御曰惟子知吾父深誠然余銘爲宜銘曰

烈烈武肅雄於荆楚渡江而來寔居吾土其麗不億爰居爰處更起而頹及公奮武蓬累而行爲義卓苦淵實丘夷伏倚相御孰化其盈是有令子素風依然厚祿止此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徵公子孫不謬斯語有墓於原千秋封樹銘辭不朽閟此玄戶

光祿寺典簿廳錄事徐公墓志銘

光祿寺典簿徐公諱懋德字勉之其先盖出南州孺子裔宋建炎中有承事郎千十四公者從南渡始家常熟遠祖瓊出贅李將軍開山氏將軍死後人因其葬曰李墓以故徐獨著于李墓瓊之後十傳而爲拙隱公鯤又一傳爲思隱公天民天民季子是爲工部尚書鳳竹栻以故兩公俱得贈三品而公寔尚書公伯兄矦冢子也矦濶達明大義多智畧善排難解紛邑人皆呼

爲鳳塘公娶曹氏寔生公尚書少公一歲公自
幼與同起居問學相淬厲尚書公既舉進士而
公猶困經生間乃入貲居太學上舍其後尚書
公益貴公父益老盡委門戶事遂廢業不講復
以例入貲爲光祿寺監事頃之鳳塘公卒服闋
謁選銓部會　肅皇帝升遐擇庶官護從山陵
故事選人非授職不得與百執事公竟以才度
次獲推擇歸　賜寶鈔隆慶改元授良醞署監
事光祿司尚方酒饌見謂卑冗又其屬多紈綺

子弟公獨侃侃自持嘗一閱收所上麴麥至灣
中却商人饋二百金是時光祿卿餘姚趙公數
推公才廉謂不當以貲郎相偶明年　先帝駕
幸永陵諸道路駐驆供帳百需未易卒辦乃特
轉公爲典簿廳錄事寔總其經紀公晝夜拮据
凡所儲廥無不取立辦當　上旨詔賜紗幣一
襲金五兩又明年建　儲覃恩公疏請得　貤
贈鳳塘公如其官滿三載考績當路諗公才意
嚮用之而公遽以省墓乞歸所知間勸公復濡

忍一出公笑應曰仕不由科第即矯奮何益吾
俛而就此者要爲異于齊氓可矣寧足復辱哉
竟不起公雖當尚書公仕宦顯赫時諸父昆弟
門第鼎貴然公能絶去宦家繁餚服御飲食纔
取適已於世俗綺靡浮曼之好一切拒而不受
晚歲築圃所居之旁其卉木蓺植悉成列日遊
咏其中課子弟治經術勤誦習而庭內事無纖
鉅皆出意畫不漏錙銖與人交朴直不爲隱互
有過即親故必加詆訶雖遇貴勢亦顯斥無所
避讓余當罷廢時嘗私獲公庇公以余故迄受
大詬亦竟不以語余也族人常抵公以危法慫
家復有陰爲之左右者部使者廉其寃事得解
其後主者雖稍自悔而公竟不以自白其長厚
類如此公性行少慤坐右恒置百忍箴太上感
應篇卧起循覽冀得規益又顏其堂曰有容以
戒卞急取忤遇物尤醇謹與敵以下爲鈞鳳塘
公有業産再世矣比卒售者乘間誣公至再三
悉寘弗校家世東海上兄弟合爨幾五十餘年

自公之歸始謀廢著悉舉產授弟從所擇無少
恡色盖公之心力智筭足以牟鉅取羨而有所
不屑爲其氣勢族聚足以雄長閭里而有所不
忍爲公可謂前亢後貽能成其先德者矣公子
待聘謂余言當公爲録事時　莊皇帝命取光
祿所儲金二十萬兩公亟草疏論諫不果上後
又佐其長吏定光祿職掌須知二書共若干卷
惜乎世之不及見其論說也公生正德戊寅八
月一日卒萬曆甲申二月二十日得年六十有
七配過氏自首相莊未嘗狎見公年四十不舉
子始育弟之子待聘寔自襁褓待聘秀頴善讀
書公以故殊愛之最後又嗣弟子待徵公歿時
舉券授二子産高下悉以等業待聘曰吾父能
讓財吾世父俱以雍睦稱吾其敢忘先志哉里
俗以是多待聘能不競于財亦公之善貽也待
聘娶陳氏待徵娶秦氏俱國子生女一人待徵
同出嫁余子琦美孫男二鳴陽聘何瑞陽聘王
孫女二一諸錢一諸其待聘等以萬曆十四年

某月某甲子塟公于李墓思政鄉之新阡而書公系世官職行能以來請曰願有述也使公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系以銘銘曰　徐以南州姓特著司空勃興振厥緒公起乘之濟才諝仰游於朝俯野處去盈知損德益樹世必蕃昌承天祐後千百年徵余語

松石齋集卷之十八終

松石齋集卷之十九目錄

墓志三

浙江按察僉事趙公暨配許孺人墓志銘
北虞邵先生暨元配張孺人合葬墓志銘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貞菴蔣公墓

志銘
封中憲大夫劒泉黃公墓志銘
奉訓大夫中軍都督府經歷學山談君
墓志銘
福建都司都事水岩王先生暨元配夏
孺人墓志銘
贈文林郎念齋陳先生墓志銘
陳南園先生墓志銘

墓志三

浙江按察司僉事進階朝請大夫延陵趙公暨配許孺人合葬墓志銘

延陵趙公卒于隆慶壬申九月十有三日既訃至予爲位而哭乃十二月癸丑其子樹忠等且以公合許孺人葬先期則衰絰詣予界予狀請曰子宗之良也唯子之先人數以亢宗屬吾先

子唯先子又數以亢宗屬吾子也知先子者宜
莫如子子宜爲銘余手其狀讀之至淚簌簌下
按狀公諱大河字道源延陵其號我趙氏裔出
宋宗室始祖士鵬紹興中守江陰軍即其官家
焉數傳爲雲一孝子孝子生淮淮生樞樞生煜
煜生坋坋生鈖是爲公父母夏氏世居邑西石
橋里公生而敏慧絕出五歲善駢句對既長習
博士家言經傳疑義諸所屹屹未得者一覽輒
了究大旨操觚爲文事駿潔多奇語大父輒指
曰是兒不凡恨吾老不及見其成耳踰冠補邑
諸生督學章御史大奇公文公名自是益出每
試輒屈其諸生諸生亦人人自以爲弗如也甲
午公年二十七領應天鄉薦其明年正月父鈖
卒公方試禮部已得報則驚啼幾絕祖跣就道
及門哭復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服疏茹糲終
三年未嘗一見齒焉戊戌辛丑試皆不第公歸
而益奮則日取先秦兩漢書字稱句品旁及百
家鬼瑣微言皆窮記覽讀書嘗自程至丙夜不

巳巳更三試復不第乙卯歲島夷內訌公所居
室悉燬於寇家徒四壁立而母夏孺人年甚高
且暮不能具醇鮮爲養是冬當計偕公自度弗
第且謁選則輒歎曰丈夫亦顧自樹耳頭顱如
此柰何從諸少年角逐乎比入試文率橫逸絕
去畦徑竟以射策上第丁巳授浙江義烏縣知
縣義烏俗故健訟其豪伾食刀筆數搆會傾其
本富人以間把持官長微過輒汚以賍訐之上
公至首縋其主者下令風曉欵惻可聽民相趣
公乃籍民間丁壯身督之射御暇則呈技較賞
罰義烏兵遂稱精於浙中矣居五月鑛盜發處
州且犯義烏界公爲出精卒襲之所殺數百人
餘一切解散而會胡總督謀以知兵者視海上
師廉公素善方略乃檄公主練義烏兵而監大
將戚繼光軍辛酉倭逼台州公先與戰舟山下
設伏逆擊大破其衆已又戰白水洋凡八克斬
首二千俘其酋數十收所捕擄子女七百口事
上兵部方議功賞而公先是以治邑最奏擢大

理評事踰月再擢浙江按察僉事復主練兵尋屯台州倭掠一入公命偏師勦獲無遺迄公任倭不敢復犯公善知人撫士卒最有恩居台二年所拔部曲士皆爲時名將帳下勝兵數千皆踶跼科頭貫願奮戟戰輒冠軍以故公所向無不捷頃之倭復劇於閩戚將軍與戰不利曰我思用義烏人因移書公願假兵三百爲破倭是時趙炳然方督兩浙兵事公爲白之趙不可公退而計以爲閩越等朝廷壤且孰非吾民乃何忍坐視賊日蹦我內地令百姓塗血膏墊即疆場之臣一彼一此吾終不能徒擁兵自衛不爲赤子一假手也卒與之趙始雅敬公至是以公格議爲扞法徵示意部使者部使者具疏劾不報而公母夏孺人方病孺人方吸公退則呈牒請休養不許既令許孺人侍母歸復固請不已當事者嗛公前故謂爲避事遂復具劾鐫其職歸里公歸絕口不道兩浙事日奉母爲老萊戲客至則命觴奕留連竟時或時作爲歌詩以自適志公

爲人雖和暢絕不見崖岸然至其當官行法一
係于名義始舉進士相嚴方當國欲援公爲分
宜尹公請急歸避去其令義烏日所知或謂公
以監兵非計公不顧卒用以成功中歲好讀陽
明王先生書得致知之說慨然有慕因從先生
門人錢緒山游磨勘義利多所弘益故公行誼
峻潔處不違衆出不隨俗彬彬稱名寔君子焉
公元配許孺人處士森之女能代公事母教諸
子率底成立語具公所自爲誌子三人樹忠邑
廩生娶徐樹志娶徐樹常邑庠生娶張女二人
孫男子七人孫女四人墓在白龍山銘曰
奕奕吾祖開厥祥入世而後繁且昌惟公之生
流乃光賢良發聞蔚有望惠此國中綏四方世
徒睢盱折爾鋩維大亨艽阻壽康莽欲叩帝詰
彼蒼崇山峩峩雙壁對藏後視我銘勿壞傷

北虞邵先生暨元配張孺人墓志銘

予邑自嘉靖中始多以文名世者當是時大學
士嚴文靖公少宗伯瞿文懿公北虞邵先生三

人者鼎足而立其後兩公起家文學侍從歷館
閣至卿相而邵先生獨偃蹇弗遇晚歲僅一薦
應天官博士卒以窮死嗟乎子奇早夭屈平憔
悴神理沕穆難知固如此矣予自弱冠即受知
先生先生間一進與語文字輒詫謂他日將遂
揭旗鼓超乘于詞場哉今先生歿且三十年余
亦老矣卒何以酧先生之知先生仲子司理君
復與余善且葵先生謂必余銘余謹按公姪昌
鉏狀并掇所聞志之公諱圭潔字伯如家世居

山北麓學者因稱之曰北虞先生其先世有福
三者始占籍常熟生子寶寶生彥臯彥臯生源
源生术术爲諸生有聲從游多知名士既卒門
人徐昌穀嘗志其墓术生天賜娶朱氏寔生公
公少負奇質目炯炯夜有光昂首軒鼻揭膺高
步望之知爲異人性孝友與人交疎朗洞豁不
設城府幼則嗜讀書經目輒記誦不遺其爲制
義匠心獨妙參軌名家尤工古文詞不斤斤繩
削而清婉凄切入唐宋名家梱奧一時吳中士

爭避舍高仰文懿獨其甚文懿曰先吾鳴者必邵
子也年十六即以文擅高等凡七試應天已酉
始舉于鄉再試禮部復不第丙辰主司廉其名
業物色之矣而先生竟以失路引擯不與試先
生既屢躓困甚乃謀赴流銓文懿時爲史官徃
語其事相對欷歔文懿亦爲泣下亟呼伯子汝
稷曰邵叔天下士也今若此命有制也吾所餘
大官錢其悉舁來爲邵叔治裝以需後舉先生
感其意復歸歸一年而病折肱病愈應壬戌試
馬文肅公得先生卷大奇之擬以第一薦會所
謄進論策諸文字皆譌僞不可辨復弃去至是
先生已五上公車而意亦疲矣乃就教得德清
縣教諭居歲餘竟鬱鬱不起先生奉兩尊人雖
家無宿舂每飯必滫髓備列居喪哀毀旣葵猶
攀木長號弟玉潔業贅陸氏矣子女數人貧無
依先生悉召與同居推衣食分給爲畢婚嫁素
好客客至必暢飲歌呼極歡乃罷親故卒以急
抵必量輕重賙之不以貧爲解門生錢之選從

父徙遼左先生爲佐其行已之選即其地成進
士無錫人浦尚忠素善先生坐仇搆欵撫其孤
有恩至以族女嫁之居平自負當用于世究心
時政嘗應部使者聘緝經濟錄刪蕪就簡所存
皆國家石畫今行世邑令王公鈇以倭變詣先
生求策上築城四議城成邑賴以全嘉靖庚申
歲大祲諸監司督逋甚急作水灾諸謠上黃令
嘉賓催科立止全活甚衆世徒憐先生以不遇
死乃余以爲即不遇視世之酬豢富貴奪誚名
利無所短長于世者相去何啻逕廷哉先生配
張孺人篤孝純穆與先生同德攻苦操作不殊
田家婦先生意有所施予即脫簪珥佐費先生
日所治甘鮮奉父母及推養弟姪諸姑不問有
無孺人亦不勞苦也先生卒宦邸乃攜二孤歸
司理君甫數齡耳乃售所居屋畀收責者獨與
二孤屏處窮巷手理績紵司理君讀率至夜分
司理君稍長娶婦矣一日被酒歸匿不敢見旦
日跪請罪孺人泣而數曰汝縱自弃奈若父未

竟若母未死何手杖數十司理君遂益自奮卒
成進士孺人始一解顏頃之司理君念母不置
疏乞歸省孺人數促謁選得武昌府推官孺人
從歲餘病目眚漸失明體益羸司理君遂投檄
弃其官奉母急歸諸監司爲代請得終養又二
年而孺人卒孺人少能背書古賢孝列女事晚
有事佛能暗誦金剛諸經在武昌日值暑疫日
爲煮粥食獄中病者每司理君出聽訟必戒曰
愼刑愼刑毋令人枉效先是庚寅孺人嘗病眩
幾危忽聞室中異香襲人左右驚視乃司理君
手捧藥至一啜而甦又四月漸晝臥不能起已
呼二子至榻下舉手自牽其裾令襜整乃合掌
瞑心而逝余謂司理君非是母無以成父志母
非得是子亦無以竟先生之業而身與其盛司
理君誠不愧爲子矣銘曰　壺餐珍于垂棘束
脯重于巨鍾有不化以應化度千百億而若生
鼓不滅聲乃聲鏡不滅形乃形其俾爾昌爾熾
大塊孰虧孰盈時命弗可爲常亦既取償于後

人之榮名崇岡佳城鬱鬱先生遺体安可極
封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志銘
惟陳氏世著吳下自宋敬公南渡居郡城四傳而爲少保謚僖敏公鑑事具名臣傳錄中陳遂大顯少保公有弟曰鑄鑄生僎官南京監察御史僎生浙浙生桐號仰節先生有高行郡人重之陳氏自御史公而下比三世宜達而厄歸成後人數當封公乃封公之貴則又以其子煒云封公諱某字致甫自少嶷嶷負鉅人度逾數歲喪其母周即哀毀幾絶見者異焉稍長習公車業最刻厲事仰節公孝晨夕呫嗶即入視七箸侍寢當丙夜猶屏息榻下詰旦復候起居以爲常久之仰節公捐館族人有凌其孤者中之劇役公奮起出持門戶儒業從此罷而家亦漸落顧是時已舉子給事中燁始徵有知則向學問公輒顧給事歎曰予陳氏屢顯功名于縉紳間今墜于予乎揭德振華將在孤子于是盡捐田業更貸子錢聘知名士傳之館穀恒出諸富人

上燕居痛父蚤世自號懷節對燁言父時事未嘗不實涕薦享寢廟灑埽必親歲時登壟墓見圮不治悉括其貲事營葺不以煩昆弟曰吾寧橐裝之若洗而不忍宅吾先者之芊芊蘼蕪也性冲温遇人儀度舉舉雖下賤不敢嫚見隣少年有好齮齕人者嘗闌入據上座凌誶公戒舍人子謹避而身自逢迎更爲緩頰謝少年大慙明日徙其家去給事始起家行人公從行人封及普給事中用　兩宮恩再封如子官公益挹損貽書戒給事若無以給事貴我吾陳氏受國恩者五世矣若尚思感激自奮板蕩功名以報國可耳夫結舌國是支吾積級者蠹也借事沽直不中窾的者訐也突梯奸時承望風旨者汚也蹈一于此吾且羞稱給事父給事奉教惟謹名實卓卓公于財義積而仁散不立資遺以頒親舊朋友爲急即故見誚侮者以急請便忻然予或開以前隙則歎曰子休矣予故善忘隙見負販子所牟織細每售物率昂其直于是通

國稱公長者既貴時出游山澤角巾布袍從一
奚奴蹩躠自隨生平寡歷靡曼濃郁之好削衣貶
食非燕享未嘗輕一宰割最喜浮屠家言晨起
必爇名香誦諸品經喜從名僧譚因果事嘗竟
日自謂不貪生天第持是教則塵情銷實志慮
明潔庶幾續眞之纏而聚精之原也余繹封公
云云蓋有喟焉恒人據六尺之所如以爲眞境
役心如象罔濃嗜薄山河曾不思四大既離於
身何有公之窺于斯際微矣公得年七十給事
方以使事過其里爲壽公梵神人與語還化之
期及疾且革遽索湯沐曰是矣脩然而逝配許
封孺人子一即給事娶涂贈孺人孫男三人孫
女一人曾孫二人墓在吳山給事爲余丁丑所
舉士知公爲詳宜銘銘曰　制而裒而好修美
無遒光無幽以而傳兮千萬秋

福建按察司副使貞菴蔣公墓志銘

夫士君子德行醇和遠邇無間其本以修身其
緒餘以當官奉職循理學士大夫誦言之此於

當世不一二見也吾邑憲副蔣先生其當之乎
先生諱以忠字伯孝號貞菴先生自晉食邑海
虞遂家焉傳至今成化戊子知汝州企菴公官
最有聲企庵生思靜思靜生贈君中憲公先生
父也母朱恭人孕先生時善病夜夢緋衣神告
曰爾孕丈夫子寔亢爾宗者於是生先生狀貌
挺秀異凡兒十歲即曉文秩時中憲公家日落
數窘困先生兄弟仲季俱在繈褓恭人自啜蔬
而儲粟啖先生兄弟先生泣曰奈何忍母糟糠

令兒茸食必推以啖母又四年恭人卒先生持
二幼弟悲慟易衣幷食露肘穿屨斁斁若無依
比隨侍中憲公館比邑鉅姓其子弟日張樂歡
呼先生閉戶讀書日夜不休中憲公強令就寢
則搔首默誦輒達旦既博覽群書補邑弟子瞿
文懿公亟加器重一時名流爭就先生相與淬
礪丁卯偕仲弟以化同登賢書明年戊辰成進
士會　穆皇帝初立詔所在以節孝聞其大母
季孺人寡居六十年先生遂得請　旨旌其廬

曰貞節已謁選得長樂令長樂故瀕海民習詐
吏胥能陰持上官下車日悉抱舊牘未決者試
嘗先生先生立斷數事無不折服乃進樂民相
戒曰有靡有惰有作不良者不若者必扶無赦
進諸吏胥相戒曰有擅出入搔鄉閭有非抱牘
涸公庭作奸者不若者必扶無赦視事三月諸
當道達近目爲神君故事里編十排歲一人逓
王徵輸强弱苦不等先生立竪千易排爲千千
自分催分內上下兩便之邑故有濵閭二湖淘
灌田千頃諸豪滑竊據水利遂壅先生悉執下
於理大加疏濬歲入三倍湖利如故先是湖爲
唐倉曹所創歲民祀倉曹至是並祀公以報海
濵大盜數掠民震驚監司莫能制先生伏刃蘆
泊中命尉誘擒焦山當海瀰故吏出沒聚泊去
邑僅三十里數罹其患先生添築城社邑民由
是得安臥駐僧有輸例金不藉者三百餘斤先
生命新公亭秋毫無所染更出帑金鬻田貯學
宮給諸生貧困諸生有寃者亟爲白當路脫其

非學宮相傳枯杏且數百年每縣官有異政則
生花至是花復吐邑士大夫入賀曰此奇驗非
賢侯德政詎今致是歲使者斷刑得爭一獄活
一人則津津色喜又悉請于上官蠲民逋負與
督征舊借支公帑數萬緡由是中丞御史監司
使者諸薦疏與書相踵勞者必首先生當是時銓
衡欲以天曹給諫召公屬當事有沮之者竟選
留都比部主政歸省中憲公中憲公曰兒得爲
清白吏吾願足矣天部比部其何擇焉趣先生
入留曹有所鞫案大司寇大廷尉交稱之曰平
會巨瑞僞稱選良家子充後宮部使者覺而執
之瑞貲饒多聲援托權貴相脅先生不爲動竟
寘之辟頃晉秩本部郎中時中憲公居家遘危
疾先生遂徒跣奔歸而中憲公先一日已捐七
箸於是投杖嘔血號慟哀毀幾至滅性歲巳卯
起補比部隸京邑曹務煩劇簿書塡委每夜分
乃罷會　今上皇帝山陵事嚴分隸輦華城一
路獨馳驟勞苦而先生始病矣時江陵方柄用

聲勢赫赫擬以楚督學使者授先生先生遂堅
以疾請歸又三年而江陵敗識者謂先生見幾
明決能不汚跡是年冬復比部有太學生某挾
父尊貴使酒手斃金吾衛遍托京貴人陰請於
大司寇大司寇下諸司郎得同議先生挺身前
曰人命至重天理難欺三尺謂何而敢貸邪衮
其冠三木囊之由是京貴人無不目攝先生會
廣平守缺王爵者廉其能曰是不嘗磔巨璫薄
江陵而衊尚書子者乎遂遷廣平太守蒞政五
月而十旬不雨先生請於上官曰太守寔速愆
禍民請罷守以謝百姓既奉檄留乃素衣跣步
拜禱赤日中神有憑病者下言帝將禍此一方
民獨憫太守良苦已矣越三日雨三尺旱苗盡
起廣平地故往往苦旱明年不雨又明年不雨
公乃置常平倉歲儲粟八千以餉飢民不足又
請益太倉粟於大司農傍郡邑流民入廣武者
曲爲賑救關中飢來就食者悉活之曲周盜發
人崔苻中先生曰是夫迫于飢非盜也善諭之

當下巳而果然戊子潞王出就藩諸牌校藉勢
橫索先生曰當往問大司空當否堅執不與郡
有豪貴公子所在作威福獨憚先生不敢干以
私故中丞申公室中姬舉遺腹兒族衆齮齕之
先生令抱兒至驗其指曰中丞公無名指三折
兒亦三折此足信矣縣尉踏災死道旁先生泣
解繫帶贈之爲治斂具撫其孤畧其櫬還學官
薛應辰母年九十性不嗜粟苦欲先生盡出
所囊秬秠賙之母霍然起應辰拜謝曰母今餘
生寔侯所賜戊有鬻妻贖罪者先生出帑金代
鍰後數月戊夫婦抱哭泣拜於庭曰此侯生
之也歲巳丑遷福建按察副使閩人加額相慶
謂寇君得借終惠吾土士民不勝大願于是先
生便道歸吳而勞悴病寖劇時吳方大旱縣大
夫計所以救荒先生條陳便宜數十事邑賴全
活甚衆所與故舊友生周恤尤至然未嘗妄投
一刺縣官或以請托相迫掩面謝曰吾篾也義
不甘垂老汚行以故自爲令歷官憲臬二十餘

年豪無遺金所居湫隘頹圮先生澹然趣有所
適不欲再出因更其號曰存方以自鏡也先是
令樂時使者聞其廉未信逮負擔者一人至庭
嚇之曰縣官大費若曹錢第言無隱不者刖而
脛矣其人大呼曰寧死不敢汚縣官以故閩人
跂足望先生迎者絡繹載道先生亦念故所卯
翼强扶病就道至苕溪病遂篤亟歸未浹旬而
歿嗟乎先生自朱恭人卒後孺慕終身撫愛幼
弟加意族黨親故雖貧好施予慕義無窮居官
廉今奉法不避權貴惠利窮氓其內行修潔醇
謹孝友寬和出於天性四方縉紳先生下至閭
巷細民兒女子尸無不稱先生長者奈何年未
六十功業未竟勞於王事卒致疾不起豈不哀
哉先生配周封恭人子某某某墓在虞山北麓銘
曰　荷與先生純德化良含和守貞履繩抱方
職業當官事行有常建設長利遺愛甘棠比皋
曰平兩都斂跡簡命賢良爲二千石閩澤浸流
四民飲德大矣哉先生之風南北暨及高矣哉

先生之行仰止無斁年未竟其所施胡積欝以淪坳天不遺耆老後來安所式

封中憲大夫黃公墓志銘

邑之耆宿黃翁當歿之日鄉士民咸容嗟嘆曰黃翁長者是夫貧而能樹不侵爲然諾者也是夫貴而不溢孜孜好行其德者也黃翁不可作矣安所復得斯人乎其爲鄉人所向慕如此不佞蓋聞而異之越又明年翁之伯子太守公則以狀來請曰惟是先子不朽計以累下執事不佞既厚善伯子而又習聞翁行誼甚高不敢以不敏辭按狀黃翁諱中字通理號劒泉其先勝國時由六合避兵徙居奚浦遂家常熟徙三世而爲廷擘公嘗出粟數十百石佐歲飢黃氏遂有好義聲又數傳而爲東浦公娶于錢生三子翁寔其季也翁少頴爽讀書窺大義少長從名師遊有所結撰多出人意表數試有司不利屬東溪公春秋甚高乃投帙去曰男兒無所不見才而奚斤斤儒者爲也且吾親鮮餘日不能逡

巡俟儒者爲也乃服田力作家用稍稍給則又時時擊鮮置酒召東溪公所善客宴會相與爲娛樂東溪公且屬纊而囑翁曰吾今幸不虞伏臘皆兒力也而兄蒙吾即百歲後而寔主家政翁卒悉以腴産授伯兄歲所供官及喪葬費不以關伯兄也翁孝友天至内行淳備而尤能急人之急里中貧民或不能應縣官徭者輙推其産代輸且數膺大役産日挫至避倭轉徙南北間比返而家徒立壁矣翁雖當其資用乏絶顧

舉舉自豪即逋責窘至亦從容應之生平負氣不能俛仰下人人或以翁貧故睢盱竊笑翁乃喟然歎曰吾乃今知爲儒者之貴也使吾嚮時稍獲儒者效豈虞今日哉于是拮据假貸延名師課二子門閣操之甚急逮伯子補邑諸生尋領應天薦而操之復如諸生時至丙戌成進士得閩令交知方爲翁加額而翁乃循墻傴僂憂形於色謂此吾不能以一日事東溪公而吾乃能得之於孺子者也閩故饒山海錯伯子間以

進翁翁即對使者遺書誚讓謂若以珍錯食我寧如以清白遺我哉吾食汝清白腹果然矣伯子自爲令及官郎署守南雄未嘗不以治辦聞雖伯子之能翁寔翼之也亦未嘗不以廉明著聲雖伯子之能持翁寔成之也翁自伯子移郡歸益不干戶外事頗飾治聲伎蒔花竹疏泉壘石日合鄉大老觴咏其間雍容是都至邑大夫以耆德嚴重翁歲造請爲鄉大賓翁僅一再赴遜弗與也是時守相臺察于旄日至翁門或謂翁不無修曩眥隙而翁瞿然應曰人有德于吾吾惟恐忘之人有怨于吾吾惟恐不忘耳其爲長者類如此翁配錢封恭人子二長太守公門次閣忼慨好義有父風孫男一定鼎邑庠生墓在某鄉予觀黃翁少負氣矻矻不可下既貴乃務折節爲恭謹視世之隕獲于貧而恣睢于得志者豈不大有逕庭哉及其治家種種稱辦訓伯子居官狀悉與道合使翁得以才見於世用其所設施當不可勝道矣至歿之日而沐浴命

衣翛然無累其于去來之際似微有能自主者何耶狀所稱翁臨化時事近迂怪顧伯子篤行君子也必不以善而誣其親矣是宜銘銘曰

造物者嗇翁于前而其後也既壽而康屯翁於所遇而其子若孫亦既熾而昌不知翁行視頌者於鄉不知翁教視仕者於邦翛然厭世返帝鄉奕奕寵光賁幽房卜宜孫枝長發祥是爲耆德黃翁藏

奉訓大夫中軍都督府經歷談君墓志銘

談君諱志伊字思重世居常州之無錫談系出剡子其始祖從宋思陵南渡遂定居焉入國朝來顯者爲萊州守綱大邑令一鳳最後爲大中丞公愷娶朱繼屠並封淑人寔生君中丞公始爲兵部左侍郎滿考君得叙廕入太學已會平嶺西劇盜再得廕一子而君旁無昆弟故以子如錦應叙先是中丞公備兵山東時屠淑人始舉君君生有異姿中丞公喜曰是兒必荷我門基所謂一不爲少稍長雅好古文辭不屑肄

博士家業中丞公林居既老思見其子貴乃趣
君謁選得太常寺典簿時關中鄒公應龍餘姚
趙公錦並人倫衡鑑每見君丰姿都甚顧賞曰
此真翩翩佳公子矣於是名籍甚公卿間而君
念二尊人春秋高特深陟岵之感已而病瘍楚
極不能支而會啣　命謁諸陵猶黽勉從事禮
無違錯既竣事瘍益甚遂得請歸省既行抵安
德屠淑人之計聞矣歸亡何中丞公以病不起
君悼二尊人之不逮養也日夜號苫塊間兩目
皆墳裂兀兀欲絕治喪葬一秉于禮大治冢封
石闕盛縟幣走四方乞碑銘哀誄諸文非名人
魁士不以句也歲壬申服除起家復故官　今
上登極祗事醮燎及諸禋祀君並從行三載秩
滿加贈中丞公資政大夫母夫人配秦封孺人
遷中府都事奉勑餉上谷軍再晉本府經歷是
時江陵執政擅威福六卿以下率纖趨叅息惴
惴曲跽君輒歎曰孰是人斯乃作此態向人也
邸舍連相君府未嘗通一名刺意啣之既江陵

不奔父喪諸君爭論列受杖罷斥君策蹇出都門人爲慰藉爲偵者所得益忤江陵意居頃之彗星出長竟天江陵欲藉以逐異已者無尊冗悉汰之而君亦竟坐免君性素豪宕既解組歸遂屏跡園居風臺累翼月榭重櫺百棋千艫采飾纖縟時與酒人俠客徜徉其間飛觴汎月嗥率至移日宴酣所需必窮海之錯極地之毛秘舞名謳繽紛座上軒左輿右多列鐘鼎圖書諸瑰奇可喜之物以娛清燕入君室者觸目琳琅游心淫思窮日不能竟其妙也少好內中丞公患之時以爲言君遂不復近女而槃匝隨御惟是一二富都晚益絕去桑梓諸貴人一切屏謝不與游嘗曰牛羊順逆性也吾平生情塗猶隔不喜見貴人且吾與其傴僂貴人前日救過不給孰與吾游無何有之鄉縱情酣暢之爲適哉而君亦卒以此釀禍矣君既屢遭坎壈意殊忽忽不樂故居于是悉割其上腴產屬之它氏而獨攜橐中裝去之金陵僦居長干里中日相

與探諸六朝遺跡秦淮桃葉追歡渡頭聲妓羅集方貟綺錯不自知其身之旅羈而世業之蕩爲烏有矣未幾疽發背卒嗟乎傷哉君善書研精體勢楷法出曹娥碑尤工寫花鳥種種神生人以爲畫馬圖龍之技不過也君蓺事多出人意表亦天所授也至其推財結客一諾千金有古俠烈風而不能促節跼步以應流俗斯其義尤至高矣及君之坳處君幸舍者不聞有一人效扶輪之報可怪也予先大夫備兵廣左時談大中丞寔爲總制相得甚懽君方提抱數稱君秀穎不凡及予官白下君數過從知君特深故君之葵如錦以志屬予耳配秦孺人子二長即如錦娶華次如鈺娶劉女一人如錦賢而有文能世其學其細行詳王穉登狀中予摭其槩而系之銘銘曰　維中丞公威稜有赫維君承之絓組舄奕義薄雲天情紆泉石人重千金君輕一諾在秇斯博寄興則賒繁華過眼交臂興嗟河陽古樹金谷殘花池臺何處風月誰家營魂

流寓歸骨故丘勒此貞珉彪炳千秋

福建都司都事水岩王先生暨元配夏孺人墓志銘

王先生諱舜愷字某別號水岩其先世業耕讀居常熟之石墩里國初有壽四者被亂始家邑城壽四生能能生贈監察御史琳琳子曰鶴皐公宗錫以名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司副使先生其仲子也鶴皐公始娶于鄧繼宋氏寔生先生先生幼而穎敏有遠志六歲屬誦了了十一而

稱孤是時先生嫡兄舜元豪舉有文才而兩從兄爲御史舜耕副使舜漁一門鼎貴見謂咄咄軼道路而先生顧獨銳意於學爲文矢洼風發援筆數千言急就十五試弟子高等明年以例進爲國子生試復居第一一時名聲籍甚先生輒自循其卷嘆曰嗟乎士業已屈首授經遊意于聖賢柰何獨靡靡艷一青紫耶乃益發古文辭讀之及濂洛諸家言覃精淫思不舍晝夜已稍慕恍陽明先生遂往從之遊聞其所謂良知

說歸益自淬礪造次未嘗不稱引古誼孳孳屹
屹必至而後已蓋先生應舉南都者七就督學
試者五再冠其曹偶其文章雖奇要爲羈縻尺
幅以故竟不第晚卒就吏選得福建都司都事
都事職故冗散先生則日閉門手一編吟誦不
輟當路漸習先生文行至高諸所著作多徵之
先生再署閩長樂事率以廉平爲治至其捃摭
刺取令吏民不寒而栗閩人至今思之頃之嫡
兄卒先生重恤其諸孤遂投組歸夫先生起諸
生大吏日臨之于上考政則政最論文則文重
斯亦可謂難矣先生既歸則內自念其才志拂
鬱弗克自效乃益縮足榮軌故邑令馮公汝弼
再緝縣乘造先生廬請與鄧先生輩同董其筆
削先生固辭不往最後復以書謝馮公卒不敢
強予嘗一讀是書蓋知先生博物精理非虛誣
跅弛不適於用而能逡巡自晦即竹帛汗青之
業亦先生之所唾而弃者先生事母至孝食非
親嘗不進疾則扶侍非愈則不敢安私室歲所

賙給貧乏其中外親之待以舉火者嘗數十家
形貌不逾中人而軒舉翔立不少婾阿家故闌
閭間終歲足或不得一窺戶當其爲舉子時所
善獨故尚書瞿文懿公數相與上下論議中歲
攻古文奇字諸六經子史山經地志下迨百家
稗說皆手自詮註評定可否時所善又獨憲副
楊公儀楊公嘗以雪夜漏五鼓過先生先生猶
假寐讀未休楊公笑謂曰不當作老博士耶年
六十日益青旦日則下箔自蔽隱几伊吾蓋自
少以及垂白未嘗一日廢書其精勵如此先生
家業饒然不爲米鹽苛小以故晚歲益落獨家
所蓄古尊彝名畫及法書宋刻輒自念先世手
澤所遺種種不廢沒之前二年則呼兄之子之
紀悉畀之曰夫是先人之所珍而世守之者百
年于茲矣幸毋失墮先生先是蓋數舉子不育
故卒以授之紀嗟乎伯道無兒羊舌殄祀天道
無親予不可得而竟哉先生生于弘治七年十
二月十四日卒于萬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享

年八十五配夏孺人出江陰習禮望族曾大父雲溪大父約菴父退菴皆以貲雄一郡孺人雖產自高華然勤約自持一遵檢柙相先生白首無間言既先生數不舉子則日進良家子爲媵侍撫子姓諸外孫一出慈愛無嫡庶彼我之間其生同先生卒後先生一年其葬以萬曆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墓在虞山拂水岩嗣子一人之紀娶唐邑令程公女女五人一適唐某一適馮檄太學生一適程栒一適繆一鳳俱夏出一適李靈鳳側室出孫男一人兆瑚聘余弟用賓季女孫女一人余惟先生無抗言殊論而造詣不詭于古人不務孤介獨行而皭然不滓窳于俗斯所謂好學篤行有道之君子非耶是宜銘銘曰

言不譁衆聽之醇如行無儕俗軌道以趨吁嗟乎先生歿也不亡神遊太虛夫以天地爲蘧廬身名爲土苴窅然而藏者非先生與

贈文林郎念齋陳先生墓志銘

萬曆六年戊寅二月二十五日念齋陳先生卒

于家是時仲子俊卿舉進士需次得桐鄉令將
歸壽先生舟出眞州而先生病垂亟比楊帆遇
順風日馳數舍遂得扶侍供湯藥親視殮含鄉
人謂俊卿事先生極孝故得終大事若獲天助
也明年巳卯八月葬先生於櫟頭原寔先生王
父蓮庄公衷墓右又七年俊卿令江都滿歲贈
先生如其官已而　召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又
明年巳丑以翰檢教君狀乞銘於予先生行高
法應銘俊卿以禮葬且必邀　天子命爲榮而
後以志先生予乃按次遺事爲志曰先生諱汝
琥字珍明其門人稱之曰念齋先生生六七歲
則好學問方質有氣不類羣兒從父中丞公祥
數迎撫曰是子且振吾宗年十三就試督學至
揭試文於壁讀之已知其童子益驚賞十八晉
廩食文譽聲譟一時先後校秩諸鉅公爭欲令
名出門下皆梓其文爲式壬子當赴省試先生
夢占一席已而火忽起席下俄報棘院災焚中
式卷而先生適在數中戊午復試主衡康公得

先生文大奇之且寘爲首會監臨有主前他卷者康公爭不能得恚甚曰奈何以第二人辱此生也卒啣卷于袖去之先生竟用是不第未幾蓮庄公病先生不解帶者累月已歿號泣絕饘粥毀甚俊卿兄弟方少日侍廬側見先生伏棺爲孺子慕三年不懈目液盡漸枯失明乃弃去庠序專譚名理凡儒家微詞奧義無所統紀者悉會而歸之於一或有以朱陸同異爲說者辨議方蠡起先生徐析之曰兩公始雖分途終當

合轍奈何諸公更尅顧領摽異論者赤幟也衆爲默然稱服乙丑遘奇疾幾殆既稍愈氣體惙惙不支乃取養生家書讀之旁及內典輒得妙解晚更自號三一居士其詠懷詩云三家合處是吾廬先生盖直窺性命精微非徒矜奇聞異蹟諠詫一時也先生學務內求尤精於研究不尚辨說至與後生析疑義折古今治亂成敗輒能近證遠諭煩而不雜人皆讓其精約及目眚後諸書一切置不觀獨瞑坐室中而內益洞朗

凡生平所嘗過目者時占對不遺一字人或問之笑應曰此自吾淨明中故物耳丙子俊卿試於鄉先生忽題其夢曰幾年捷馬未歸陳壬午開科直到今夢馬初來壬午夜行看馬報又臨門至是果捷蓋其沉幾內兆亦素定也丁丑俊卿舉進士遺書戒曰昔潞公彦博以老成當國誦者謂公即精敏少年弗如兒今者幸年少當令人有老成之稱俊卿每誦其言然先生乃獨舉潞公意俊卿他日當符所豫期者先生性篤

孝友其行誼較然猶辦于辭受蓮庄公有兄曰祓曰衮祓無子次應先生爲嗣授産累數百金先生悉籍記其貲最後衮坐訟破家乃呼衮子龍畀之不遺一錢中丞公既歿夫人既後他姒子弗愛意屬先生遽辭以父老兄病弟且幼義不得後它人夫人迄不能强自蓮庄公之卒奉嫡母黃生母劉皆先生上食視寒燠十五年如一日家口累數十悉仰給先生能時其饑飽周旋伯仲間由髫丱及耆艾迄無違言而仲弟學

博君汝瑒亦終身嚴事先生執弟子禮陳族始
漢潁川氏至唐爲江州義門始祖一龍以宋景
定中來家于筠歷世十數歷年且五百子孫繁
多矣先生曰自吾陳之來徙不有祠以嚴先祖
亦何以收族而重宗耶爲畫條約諸由科貢及
有他吉慶者差次出金裒而爲祠甫議定而俊
卿適聯第登朝如約輸金再期而從子邦瞻第
汝瑒繼舉科貢祠乃落成寔惟先生之力先生
以嘉靖庚寅某月日生享年四十有九大王父

用由鄉舉任長沙教授中丞公父也用父方輿
公里中稱爲長者自一龍至方輿凡七傳世以
經術名至先生而義門之事始備先生配徐封
太孺人子三邦彥娶劉邦科即俊卿娶余邦選
娶徐女二人孫男八人俊卿余丁丑所舉士亮
直爲名御史銘曰嗚呼先生言不爲華義爲
質惟寂惟寞道與則載鳴以文窮於斥天命維
常百不失侍御乘之光令德化虐爲贏終豈詘
筠山膴膴十畝室子孫繩繩芍庇休福

陳南園先生墓志銘

東莞有隱君子陳南園先生者生七十一年而卒卒之六十年其曾孫德基舉進士爲戶部員外郎視漕兩浙始以先生狀介使者走白下乞銘於同年生用賢曰予魯祖抱德弗耀厘以獨善其身而其施於家遺厥孫子者蓋自吾祖南寧公衛訓事嗣以迄于今我重知子子其爲我追而銘之以終我南寧公之志賢謹按陳氏故家南雄保昌之嚴塘其上祖常仕宋爲朝奉郎宦游至東莞樂其土徙居焉六傳至連山縣學賓述再遷北柵述生衍衍生天錫天錫生宗政宗政生堯欽堯欽生孝思孝思生珪珪珪娶何寔生先生父陳氏自學賓公讀書敦行比七世皆不仕至珪益修文學攻詩鼓琴自號琴樂先生生七歲失恃事繼母翟盡孝無違色稍長能文益拓以學邑令吳公試童子得先生卷大奇之召置署中偕其子同業已入省城從解元鍾晟講易年二十三始受室張氏二十五補邑弟子

負頊之副使胡公晉先生廩學官凡三四試會
省不第輒嘆曰吾有親在顧窮年佔俾如菽水
愛日之誼何即謝去闢所居南息壤數畝爲圃
穉植嘉蔬名卉徜徉其中乃自號曰南園居士
每當春秋之交荔枝盧橘橄欖檳榔柳柚之屬
實熟四垂溪魚林鳥芳徑繁陰俛仰羅列先生
奉琴樂翁寢處其中若華五柳之爲蔭而擅一
丘以爲適天動星迴曾不能迴其一瞬也先生
蚤歲游心百家晚更精書烏家術按察使陶魯
卜葬親地爲輿致先生一言立決今先生所藏
黃峒山亦手自營殖遂得吉壤先生凡產五子
至仁蚤夭至道至和並治田農志敬志正業儒
學皆先生指授經義志敬舉弘治甲子鄉試官
終南寧府同知有惠政志先生遺事者即南寧
公也張孺人佐先生幾五十年旦日出則斜諸
子孫各勤其業入則嚴諸婦五飯之勞四德之
節聞以內雍睦不聞諍語德基大母趙宜人數
言南寧公領薦日報者至庭孺人猶手女紅不

輟居平所周急窮乏捐廩傾橐無少悋色先生
義聲隆隆起里中寔孺人匡贊之力後先生三
年卒亦七十一歲德基名履南寧公子贈君廷
對子也自先生至德基又更四世德基純行好
古以能詩名其爲吏汎愛薰然而凜凜持操不
愧古人常佐太守治吳郡至今人思之德基最
喜予得諗其世行爲之銘銘曰　嗟陳先生介
焉絕俗卷迹嶌氛銷聲林曲美彼邦媛脩名順
欤夫鴻婦光千秋齊躅四世而起後祐斯篤賁
于孫子繩繩世祿黃峒之原祟岡蔽屬尚千百
年毋震幽谷

松石齋集卷之十九　終

平母霓幽谷

千祿千鍾鍾世祿黃帽女原崇岡茲屬尚千百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目錄

墓志　四

月溪顧公暨元配盛孺人墓志銘
郭徵君暨元配嚴孺人墓志銘
陸徵君暨元配高孺人墓志銘
張子復暨元配繆孺人墓志銘
朱處士暨元配潘孺人墓志銘
陸處士暨元配張孺人墓志銘
太學生歸宗魯墓志銘

茂才石崖翁君墓志銘
錢敬虞墓志銘
含玄子墓志銘

松石齋集卷之二十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譔

墓志 四

月溪顧公暨元配盛孺人墓志銘

顧氏系出漢晉入　國朝世有隱德居邑之顧墩鄉顧之先有聞者墓于是因以名其鄉若古所稱君子鄉也公諱榮字大顯別號月溪其四世祖曰質庵公質庵公生玄一公玄一公生春暘公昭補邑諸生工書能詞賦生四子其長曰

培陽公閭娶甕氏寔生公公八歲而孤母甕年方少培陽公當永訣時目獨注視不瞑甕號呼自矢曰吾不難一死從君地下所不即效者以君之子幼欲爲若血食計耳培陽公若啞啞應者三乃瞑既葬甕益自匿毀容截髮足未嘗踰閾諸伯叔迫令奪志培陽公所遺田屋二十畝悉攘去又介甕父母爲言顧氏世衰即呱呱一兒能必其成立恐河清難俟無徒自苦爲也母益號慟弟指心曰吾誓不食言諸伯叔愈佗之所以齮齕者百方家有少布縷出易粟必要取之下至鷄彘蔬薤必躁躪不令長育值歲大歉上少糝以食二姑及幼子身所啖纔供飲啜充腹而已勤苦積二十年無閒故及見其子女成立月溪公至老對人語未嘗不泣下沾襟也以故其持身益謹篤行好修皆母之教也公自其少好讀書伊吾常達曙有疑義讀不能下母輒對之流涕曰令而父在豈使兒昧昧至此耶故

公益自淬勵迨長博極羣書遂抗經爲弟子師以其間考定諸籍一正譌爲邑故有宿儒某者教授海上諸塾師見之皆傴僂下風莫敢雁行惟公抗顏不屈更爲反質難往往心服嘗爲百韻詩遺公欲窮以多旦立索報章公倚席酌和語更清適兩人始大慨服居平簡重和易絶不爲儇薄澆淺諸態行道中目不邪瞬將入户必揚其聲見人爲不善必面加誚讓已過則絶口不道或舉以問者亦竟置不對與諸少年坐其舉止躁率或妄言笑者輒正色呵止遇人有過爲恭謹者復不喜曰吾聞禮多必詐若殆深情自文耳士安取此里人郭某憑勢使酒公正言偶逢其怒奪臂毆目幾眇公惟閉閤自訟它日行道中遇之其人反面自匿欲避去而公整衣肅揖如故子弟或爲不平公徐曰彼何心向不過爲酒所使耳今彼是彼酒也其長厚之行多類此公天性不尚華靡日所啖蔬食布袍縕著數經浣綴終不忍弃其後孫既貴子且被

封命矣或市一鮮衣以進輒篋而寘之未嘗一
御常日游行山水間僅携一童子自隨封翁間
勸以肩輿代步公應曰吾幸筋力未憊及時自
取愉適倘即返耳輿何爲者遇茂林佳樹必盤
桓目恣或選勝精廬圖棋竹下嘯咏彌留迨暮
乃歸歸而偃仰一室中子孫環侍必命談說今
古揚搉經義當快意處輒引滿自慶曰吾祖孫
一堂所言清遠勝絲竹滿耳多矣兩孫每夜讀
必危坐拱聽夜稍久輒加勞苦或爲賦詩以志
喜時對兩孫言吾老矣幸若曹他日徼一命爲
表章吾母計吾得逍遥林間足矣已復合掌曰
是非所望也蓋八十年如一旦云公平居口不
絕吟所著詩數十百首曰蛙集其孫官蜀時
携之篋中爲舟人失之今所傳僅數首皆清婉
流麗得山人之致公生正德庚午十一月一日
卒萬曆壬辰四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三元配盛
氏故教諭宗義公之玄孫女及笄而歸月溪公
佐公治內挈持綱維米鹽細碎無所遺漏上事

孀姑具得其懽內相月溪公賓接以禮下迨諸
孤姊妹及子姪臧獲皆有恩禮先公二十年卒
子一人即封翁某娶陳贈宜人女一人適陳可
立孫男二人長雲鳳予所舉萬曆丙戌進士娶
楊封宜人次雲鴻邑庠生能爲古文詞有聲曾
孫男四人嗟乎公以詩書啓後以孝行光前可
謂揭德振華奕世其昌矣法宜銘銘曰
行正而和孝謹兢兢穆如淳風先民是程維德
不爽寔繁有祉既壽而康施于孫子我思古人

孰媲厥美庶幾梁孟千秋並軌虞山之原琴水
洱洱公墓其顛賁于幽玄

郭徵君暨配嚴孺人墓志銘

予爲兒時蓋聞里中有起虞郭公元望者其人
斤斤好修而故封大學士心萱嚴公倜儻豪爽
名善知人兩公雖趣操少殊然其交相得甚歡
封公有賢女擇壻竟以妻郭公子讓峰君尚賢
尚賢字用章予爲諸生與君校藝上下未嘗不
推其精相隨學宮望見君恂恂恭謹不苟爲言

咲又未嘗不心服君之能鎮浮而懲薄也其後
封公子太保嚴先生浸起貴在日月之際而君
猶蹭蹬老一經家徒四壁意豁如也當文靖公
柄銓日常一再邀致君不赴則趣叙爲太醫令
史固辭去已又爲君更其宅爽闓君復辭不得
則請爲祠祀封公其中封公每對客輙言倩侃
侃不隨俗作俯仰文靖公間稱說君雖貧終不
折氣志以牟纖細非復今時塵中人也其愛重
君如此起虞公久困黌序獨與君母沈孺人拮据

据養其二親比君既壯授室復代起虞公爲養
君歲出授徒資館餼于外而嚴孺人攻紡績刺
繡易鏹錢佐供具於內雖日闋無儲然父母未
嘗不怡然色喜也曾大母顧沒起虞公惶急第
拊膺哭君爲悉括塾糈成歛母之姪某坐法倉
卒以下田求質子錢君爲貸金故昂授之直事
已折券盡還其田其治二親喪時適歲大祲割
產得若干金或勸須少留爲後日計君輙慟曰
奈何念兒女儉吾親哉卒盡費不留一錢少弟

掌封股救母爲傾簪徹檄旌其閭弟歿粥一婢
以治葬凡君所收鄒昆弟宇孤寡輒謀及嚴孺
人孺人輒慫慂旁宛濟之至垂橐若洗者數焉
太史公謂富而好行其德以爲難若君所謂貧
而好行德尤難矣君爲人朴誠一切世俗猥薄
靡麗皆不入其心少時掌却麗女獨奔晚歲益
自檢押日坐一小樓手瀟洛諸家言期以身率
範子姓嚴孺人性尤恬澹肅穆方歸君日乍貧
乍富稍分俸資孺人孺人荆
綈不改素服盖有少君提甕德耀舉秦之風焉
君之先世居雙鳳鄉高祖琚曾祖本皆以孝悌
力田稱後割雙鳳隸太倉州祖棠始徙邑城寔
生元望郭氏以儒起家自元望始今彬彬盛矣
子六人梅庠生娶程懋娶沈森娶章杰娶屈郡
庠生梧娶徐邑庠生校娶譚女一人孫男十一
人孫女二人墓在寶嚴灣銘曰　天地曠曠孰
知其施歸以才謂獨屯其時維憙之厚宛乎孝
慈惟配之良穆有令儀賁于丘園衍衍于于不

嬴于遇天偶人奇其升遠矣魂無不之墓門有石予銘其詞子孫世載其以永宜

處士朱賓山暨元配潘孺人墓志銘

朱翁諱時字文中賓山其號有子曰光州守雲鸞選貢生雲龍光州與予同舉戊午鄉試久之去爲長沙府寧鄉令有惠政以薦擢知德慶州到官一旬而母潘孺人卒寔萬曆乙酉冬十一月也又三年戊子余官留都光州服闋當赴銓意戀戀不欲行翁故强食示矯健曰若促就道得官吾當就邸養遂行補光州翁即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卒光州君到官亦僅逾月耳光州君痛父母皆不及視含斂徒跣晝夜馳入門抱弟哭幾絕先是翁屢纊日舉一函封畀龍須兄至當發緘比發視乃翁手所錄族世行止及潘孺人孝謹能共財義甚備光州君稍銓次其語授予爲之志朱故鳳陽縣人從我　聖祖渡江占籍南京留守右衛子某征交趾有功授世襲都指揮使子孫坐貧病失官　世宗登極詔圖

初功臣後中廢不封者得追叙仍舊爵翁父碧潭公某詣闕陳牒事下兵部覆覈累年資用數絶乏翁方弱冠嘅然思以修業自廣已娶潘孺人則盡弃儒業夫婦拮据益積居與時逐牟鉅取羨賴有天幸數得倍息家遂大起悉出以資碧潭公進用而翁贏利嘗得取給或謂翁子故有兄在即復官次不應及奈何自挫其産翁嘿弗應而委輸益厚迄得還故封翁同産三人兄暉既襲指揮使弟眼故貧而庶弟瞻昉皆幼無所資生碧潭公老念廢箸不得饒翁謀之潘孺人請得推私財産悉瓜分之碧潭公大喜諸弟卒賴以立其後父兄既歿皆翁手自指畫喪事收養孤姪翱不異已子歲周給姻族不爲限里閈中稱翁孝弟以比姜肱共被田眞讓財義不過此及翁所自叙輙歸助孺人盖孺人雖纖嗇治家然明大計識取舍居平所動色相戒必以含忍忠厚爲主翁亦每咨服其言故其涉世最久嘗歷最多而卒未有讌謫於室誶語於族

者非獨翁之誼足服人也乃孺人所扶助於德
美者不淺矣翁性素倜儻善籌畫遇小得失意
恒豁如光州兄弟始能任學即厚招賓友與相
切劘潘孺人數斥簪珥佐游學費晚歲益澹泊
自適不干人事日咏唐人詩及宋元小詞暇則
登覽山水故知數人結社會飲酒歌呼每客至
觴咏必盡歡或不得客則促召子姓對飲亦必
極歡乃罷孺人自四十時即蔬食衣大練誦持
佛號施財救飢寒無虛日嘗語翁今我所有業
皆它人業耳去來無常苟不務德安知不復爲
它人有也以故翁好施行德不欲贏取孺人生
四歲觸異蛇將嚙其顧徐以手拂去舉一履壓
之無怖色蛇迄不爲害翁嘗行賈涉江再遇大
風舟幾覆卒得免夜行林薄中乳虎突至見翁
掉尾不顧人謂翁與孺人齊德而壽子孫將昌
吉祥至止詎禍患所能入歟翁享年八十有六
今 皇帝登極詔高年有德者予冠帶京兆尹
陳公舉翁耆儁有章服之錫子二人長即光州

君娶梁氏次即選貢君娶李氏女四人孫男七人孫女四人墓在聚寶門銘曰　胡德之厚維年之長維子孫之昌實蒼蒼者福善之常白雲帝鄉維爾夫婦其永藏貢爾泉下視此銘章

陸徵君暨配高孺人墓志銘

邑之東南隅其聚之最大者曰五渠渠當虞山所窮外環以大湖蛇蟺鬱積地氣所厚鍾其人纖儉有氣力好讀書攻詞說產才亦最盛嘉靖中予師瞿文懿公以詩魁天下爲時名臣後四十餘年陸子化淳亦以詩舉南畿第二人一時文名幾埒文懿然陸子學所淵源大抵出其父吳山君而吳山君又本之瞿文懿公云君姓陸氏諱南英字俊卿吳山其所自號陸之先出晉鸞林太守玿至勝國時有榮三公者從其兄轉運使榮一公避亂獨寓居常熟　高皇帝已混一命戶部授牒得占墾荒土遂世居五渠五傳爲君父西江公龍工詩性嗜酒不能齪齪治生娶徐氏寔生君君生五歲西江公口授之書即

影響誦無遺教使作字運肘輒解稍長益感激
思自奮拔誦先秦諸子日數千言爲詞章捷出
不羈西江公嘗攜以適高翁思忍一見大奇之
即以女許配君君年十四應童子試文立就縣
令馮訝其敏顧謂孺子其卒業毋亟小成君大
恚而會臺使者檄屬邑募能禮記者得復赴試
君則徙所治詩而更習禮僅帀一月盡熟其說
請于父得隨牒一就試父不許間脫身從一二
少年渡江躡使者不能及則又大恚曰吾明二

經不得當一試然是小技耳不足發聞成業乃
盡屏文書結客爲任俠行蹋鞠習玦射馳逐累
年高孺人既歸室時時讓君丈夫處世要當身
名俱泰奈何跅跑爲父母憂齧一指矢天曰自
今而不以儒顯者請不得復見君大感悟悉出
先世所藏書羅置左右而身槃礴其中讀徹晝
夜爲喀血猶不止期年補博士弟子員試必居
上等君治經義奇宕不甚循畦徑獨以論說及
策時事見推即先達宿儒皆讓其博以故數試

應天不利君方期宪力所未到適島寇掠吳中
幾居室君恐傷父心與高孺人傾貲更營一宅
方迎與父居而怒龍降于室發屋飄瓦復蕩無
遺君時館穀他邑高孺人身自督童奴起仆墉
頹室甫完而西江公竟以悸遘疾君馳歸謀于
高所須後事略具西江公意獨咨咨念仲弟猶
未納室高孺人悉出橐裝復貸得若干緡仲以
是夕娶而西江公始瞑里中以是推君孝友而
君輒泣曰我之能成父志而無室謫者吾婦之
力也然自是君益迫于貧歲所藉館糈悉具甘
鮮養母猶不足則高孺人佐以績紝又斥而賑
給族黨至一簪珥不着身而君仲弟數挫其產
母徐重爲咨咽君割所居半授之高孺人爲宿
薪儲膏具什物逆與居未幾仲復議粥他室君
又厚酬其直如是者再而君終無慍色君學坐
是遂廢高孺人迄以劬致羸疾卒踰旬母徐亦
以哭婦極衰卒君力經紀三喪更娶婦陳氏而
年且益長乃弃舉子業弗講而專督化淳等三

子于學今化淳既以文顯而化熙名亦漸起君
志且獲申而君亦以卒矣君爲人强幹能堅忍
形不逾中人行步跚跚氣若凌一世寔坦中無
他腸其治家嚴而高孺人每濟以柔和其性輕
財好賓客當其稍餘與所過逢歡燕累日夜費
盡不計或分挈以去間值空乏不能設食高孺
人必悉力爲共具以故君雖貧而意恒自適于
爲諸生與君試相上下議論務博古好徵故實
自雄然寸氣縮胸弗迨君遠甚嘉靖中郡承其
者以督賦刑過峻辱一生諸生羣起將攘之君
力爲止不得後經論列凡所指名者率遭困辱
君當廷鞫日挺然獨爲申理使者移怒學博且
箠之君解衣蒲伏請代事得寢解又萬曆初議
丈民田吳中譁然君條上所不便再詣兩臺請
罷人或笑謂君非多田翁奈何喋喋徒自取辱
君輒詫應曰必若所云將脂韋隱忍漠然人已
邪彼古有代闕揭過登聞者非乎壯游吳市嘗逢
遺金于道守之終日須亡金者歸之乃去又嘗

舘富室主家被火倉皇中授橐金無筭君亟命
兩童子拾置篋中已命主自歛取之曰是不當
復汚吾手大都君學完行高平居頹然惟自適
以詩酒若無當于世及遇事踔厲風發必得其
所守世之知君者或重其意氣或推其文學博
瞻晚年或又高君洒脫于名利至君所懷抱一
切臨患難立節槩不愧于古君子者惜乎不獲
一顯于世而世之稱君者未必能盡君也所著
樗叟叢談尺牘詩歌凡若干卷君所可知者止

此君生于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卒于萬曆戊
子三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高孺人生嘉靖
庚寅八月十六日卒甲子三月二十八日年三
十有六子男四人長化淳娶周氏高出次化熙
邑庠生娶夏氏次化冲娶瞿氏次化光尚幼俱
陳出女一人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墓在虞山銘
曰世趨靡靡莫適挽也君獨孑孑自爲觭也立
義堅苦不隕聳也彼順與逆等一吷也惟死仝
室諧爾配也惟悳昌後在爾子也我載其幽以

完歸也其降在此永無斁也

張子復暨元配繆孺人墓志銘

自予爲兒嵗得及見秋逸張翁張翁雖布衣然多長者遊其人清遠有俠士風吳中一時名士如祝希哲蔡九逵唐伯虎文徵仲皆相與爲爾汝交歲一再過從輒歌呼浮白必經旬乃去或挾一秩至者亦相與分甘推食人人各厭所欲而去故張翁雖蕭然環堵而隱然名動於三吳若公卿之重焉張翁有子曰一陽字子復別號杏臺少奇敏嵗爲予師瞿文懿公所推許爲諸生有聲晚益連蹇不遇而家益赤貧張翁又好結客客從四方至者軌轍相屬張翁所共具皆咄嗟稱辦子復獨與繆孺人桔据共艱求當張翁心日汲汲不暇積十餘年遂置儒業不講已而子仲孝漸長爲延師家塾子復外劬力事張翁視所欲敬進而孺人晝則共賓客夜則勤女紅時時脫簪珥質子錢家以佐子復夫婦更相勞苦歡然也丙子仲孝舉應天鄉試時繆孺人

已先卒年甫四十耳遂不更娶日抱甕取汲雜
蒔花竹庭除間客至則焚香小齋或彈棋放歌
徜徉山澤中頹然自適或攜賓朋二三及仲孝
兄弟流連恒至累日性不善飲遇客有引滿酣
醉者輒相爲愉快若簪裾盛集則蹙額去之矣
邑令長高其行延致鄉飲强爲一往直指使者
甘公欲延訪耆舊促入謁竟謝不赴鄉人以此
益嚴重之子復雖居貧遇人以急請即傾橐不
靳而尤愼於取予女弟適錢氏者家徒壁立歲

時賑給有常最後以五緡爲具木錢再鬻之子
復輒爲再具其它親故有急視力所及應之毋
少吝常言脫吾有羨資當不令范希文專美前
聞矣仲孝昆弟外家皆饒於財當其廢箸時子
復戒二子不得濡染聞人有一善誦說不置見
一不善輒面加誚讓即交知不少假也仲孝計
偕時常從之北游涉大江歷淮沛觀鄒魯之郊
已入燕市覽帝都宮闕人物之盛慨然自托曰
此足爲壯遊哉吾昔所稱雄于武林上方石湖

諸名勝特斥鷃之自快於枋榆間耳不足爲奇也年踰七十步履矯健如少年時閉戶讀書篇燈作龜頭細書手纂古詩及陰陽醫卜諸家凡數十卷甲午春食少減入夏大減遂至不起先是數日室中忽有光入帳大如滿月子復收攬衣起視見光中宮闕羅列樹影交蔭移時始滅人以爲子復無缺行且得生天云子復享年七十有八繆孺人得年四十有二丈夫子三長即仲孝恬雅守貧有操行與弟善邑人重之娶周次仲友娶顧次仲甫娶錢孫男五人曾孫三人嗟乎子復清不絕俗和不混世雖其遇絀於時而其誠心質行至使閭黨慕其風士民懷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矣是宜銘銘曰維富與貴或絀其身維壽與康自得其珍冀爾子孫詵詵綸綸我銘其幽不替其聞嗚呼子復可以不死矣

陸處士暨配張孺人墓志銘

處士陸君者諱曜字燊父其家世居畢澤上因自號曰畢泉娶于張是爲張孺人處士錦女也

母凌氏孺人之佐處士君蓋三十年而卒後十
三年而處士君亦卒子達卿則以狀來請蒲伏
而輟泣曰不肖所旦暮圖報我二尊人者惟是
庶幾徽祿養於一日而今弗逮矣顧先君子立
義長者而文采弗見于世不肖所更圖以爲不
朽計者惟子之銘是藉予與君居同里閈又辱
與達卿遊相善也其敢辭按狀處士君遠祖璽
在宋季以隱稱數傳而爲高祖榮榮生信之信
之生奇奇生金是爲東隱翁陸氏自榮而下世
以貲雄里中至東隱翁而益大東隱翁年九十
餘有高行嘗被詔予章服及身而子孫且幾
百人鄉人傳以爲盛最晚貳室祁氏寔舉君君
幼而介爽東隱翁心獨奇愛乃以命仲兄恍曰
是兒早慧顧我老或不能須其成若爲我善撫
視之故君自羈丱及婚張孺人皆衣食仲兄所
久之屬仲嫂微見矜忮乃復歸東隱翁然君事
仲終其身不敢以褰進而張孺人處妯娌間亦
卑約自將毋敢望敵偶東隱翁歿君年始逾冠

哀毀遘疾幾不勝喪張孺人晝夜調藥餌躬扶
侍期年病良已君少治春秋工博士家言業已
有聲矣竟以病弃去乃益治田業勤本織嗇君
時時操奇贏制於外而張孺人調度節縮於內
服疏茹糲未嘗敢靡一錢其斥而振業窮乏則
又夫婦更勉爲德未嘗輟之不爲權利每歲輸公
田農閒然一切用文持之不爲所出不食邑令永嘉王
賦率先其里人非力田所出不食邑令永嘉王
公常察舉君爲鄉長冀以風示閭左而君顧亦

勤身率先矯然有濟物變俗之志居平恒咨嗟
自悼不竟於儒業故獨發憤於達卿達卿既任
學則益延名師勝友務廣其業而張孺人亦以
間司達卿讀槳脯勞慰相繼而稍扶其惰以故
達卿卒以儒顯君前後所行率舉大義方張孺
人卒時君年尚强或勸之更娶君曰吾兒孫且
遠膝安所事此且吾何遽遺所常共辛勤者而
復宛委衽席也竟不娶嘗從人貸子錢若干失
置券歲盡君賫錢入酹債家固不受讓者數四

迄納之乃止君爲人易中疎節依於忠厚而畛
域較然人亦嚴服之閒聞人一善歎賞擧節不置
間見俗里及子姓有不善事即面加誚詈不爲
少避凡君所扶義不侵爲然諾者張孺人必劾
剔適達卿始遊校冠儒衣冠拜毋床下毋爲强
起囑以卒學勵志毋替始進既達卿舉應天丙
子鄉試歸拜處士君君顧不色喜且曰丈夫得
時而駕要在行檢修于已利澤及于人耳孺子
勿遽榮一科名也達卿念此兩言輒嗚咽不自
勝而予與達卿遊亦見其恬默志古無世俗所
謂好藩飾喜夸利悻悻馳逐自快之習斯眞不
愧于父母之教而君與孺人其積慶貽謀蓋亦
有足多者矣君享年六十孺人得年五十有一
子男四人長枝即達卿娶陶氏次相娶戴氏次
柱娶曹氏次橋娶王氏女一人孫男四人孫女
五人墓在畢澤圩銘曰陸氏之世以田起惟君

發聞用儒始昊天不憖寵厥子吁嗟有子弗躬
祉畢澤之丘築之俅俅惟二人之返於幽宜爾
子孫千百世其勿休

太學生歸君墓志銘

歸君道傳字宗魯其先世有隱德具他志中父
百泉公謨嘉靖中嘗官鴻臚丞生四子宗魯其
叔子也叔子居平慕義任俠忼慨然諾赴士之
困厄厚施而薄責報即於行義其天性然也無
他嗜好顧獨嗜書發憤覽究載籍子史稗官無
不通名籍籍傾諸生既貲入太學爲瞿范兩司
成所賞識六館名家無不推轂叔子竟以數奇
不售嘅然投筆曰是命也夫命也夫丈夫年已
過壯安能徒事呫嗶窮年仡仡也遂絶意棄去
始百泉公疾甚卜土爲祟叔子揮涙爲祝文露
禱願得以身代父疾旋已伯仲析箸東海上歲
時問遺使者相屬於道獨與季同居相課業嚴
如父師族故聚白茆郊習尚剛勁叔子患之爲立
宗約月給廩有額戒曰凡我諸父昆弟將襍襍

力田是務無扞文罔以勞長吏歲所收粟自輸賦外宗人實共有之族遂大饒叔子即食必祝曹陸家姑舉火日月輸奉布粟有常當是時諸宗子姓若母氏諸郁無不人人自以叔子哺我歲時伏臘爲具牛酒往復三黨姻婭間於是三黨姻婭無不人人以叔子爲家人有急抵即傾索相賙恤絕無幾微難色諸行義者力或不贍叔子率佐財遠赴重繭數百里不辭於是諸所識窮乏戚里又無不人人向往叔子門常如市

當歲斂既畢合券海上與田間父老相勞苦人人誦叔子高義曰吾儕小人饜糠覈義不忍負長者既叔子立召諸不任責者折券貰負因謂諸田家曰若等生無以爲娶若嫁有以告告則助助羞若等死無以爲殮若葬有則以告告則助賙父之叔子所居鄉無不人授之金於是家無怨曠野無骼齒矣歲已丑大祲疫暴於吳中特甚殍僵相屬於道叔子睨視泣下曰悲哉是曏殍者奈何不哺其後死者趣捐囷粟遍賑之邑

大姓慕效爭行賑所全活幾萬人先是家奴格
虜搆難事關直指使者屬里中生暴進者思得
陰擠以修郗於叔子竟逮獄已叔子從獄中事
得白奴且死客請於叔子必剪以快志叔子謝
曰此故吾奴畜之者乃以奴故罹於獄是吾德
不修耳奈何睚眦殺人耶卒給之金令生還於
是邑中人益嚴重叔子爭願得叔子爲友後一
歲所暴進者病疫死死時口咄咄道由歸氏干
天刑云叔子孝友天植與物無競然負才氣善

善惡惡揣事則屢中會朝議貍田塞下業既遣
官而柄事陰撓之不果行叔子則拊膺太息曰
曰嗟乎此國家長慮也奈何報罷漢事所稱張
堪墾漁陽田八百頃彼豈易地而耕者哉居嘗
鞅鞅耻卒老文學無所知名乃築園堡東偏顏
其上曰十畝之間延諸師宿儒讀書自娛拮据
課二子二子自童年即有聞遂補博士弟子試
輒高等叔子素强無恙方屬意二子成名一日
忽眩仆不起遂卒卒之日其故素雅好及四方

知名士無不遠奔臨哭道路行者知與不知亦無不雪涕傷悼此豈有徵發期會交結要約哉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名實影響神理非誣語曰人須榮名豈有既乎亨於叔子亦云叔子沒三歲而長君舉鄉試識者無不仰天舉手誦叔子此厚德之報叔子享年僅四十有八配曹氏丈夫子二人長紹慶辛卯舉人娶施氏紹禎邑庠生娶王氏女一人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君弟周謁予請志予往黨傳百泉公載其事甚詳叔子

數顧予言每讀斯傳未嘗不泫然也乃今復志君墓惜乎天不假須臾令君之可傳靳靳乃止於此也銘曰孰位是膺而名是亨豈其勢之馮而政是用成精用極者中絕物不究者有終弗蘧胡伸弗濬胡清與其達無聞也寧及宇里中貧達之慙隱德可貞其曰肇啟我后生

茂才石崖翁君墓志銘

翁君諱栱極字敬夫別號石崖先世汴人徙家長洲再徙海虞數傳至隱君廷秀生思隱公思

隱公時族益鳩家聲益起予先大夫嘗志其墓
思隱公仲子介石公爲邑庠生即石崕公父也
公少受書介石公輙能解悟大意介石公奇之
曰若必振吾業而亢爲宗者惟是贏者公也素
善病介石公不欲苦之公益自奮冀以儒成名
究父志旦暮誦讀不休未成童即善屬文年十
四出試郡邑守令無不稱賞目爲奇自是試輙
高等既遊學宮直指使者試士公裒然冠然公
愈折節讀書古今載籍靡不窺覽未幾介石公

疾亟公日夜籲禱奉湯藥不解帶介石公竟不
起公哀毀篤至母薛孺人與公煢煢在疚家日
告困所有田廬又多以禦侮翦去更多負母錢
時咄咄歎公跽慰曰兒即貧尚能具饘粥母幸
强飯自寬時雖集蓼甘來有時兒善身穀後百
年不解天豈終難我不一祚之耶公每抱沉痾
重以外侮未嘗見戚容以貽母憂母素崇事釋
教公即不信必曲順之母所欲施舍即乏必與
其色養類如此當介石公時屬蒼頭盜錢祛篋

亡命逐之墮水死法曰自殺且奴也主不當論
坐佐家陰爲搆陷介石公幾不得脫公輔翫排
解有司直公誣竟白諸怨家始動色相戒由是
免介石公於難介石公既卽世三年將卜以冬
葬江南故水土潢也窓有日矣忽氷合寒不可
鑿公號慟曰吾父長者天寧使殺不卽安者乎
若其令終卽安則氷解者乎氷果解葬如期人
共稱孝感云公爲人大都坦夷直率一切紛沓
酧應不滑其中掩扉獨坐會心經史絕不與外

事天性尤篤于孝友肖隱公其叔父也事之如
父每事必咨可否祺辰其從兄也以殮故圮家
公周急匡困惟力是視未嘗以貧爲解有姊既
寡無嗣厚其餼養既殁親爲含斂生死視之如
一室家相敬如賓終身不見蹀狎有子五俱雋
才公既以一經自老念諸子郡萃州處則教不
肅而成學不勞而能以故僦居城墐延宿儒爲
都講諸子由是悉補博士弟子員叔子卽卯角
試每上首今年成進士少子又先二年登賢書

先是公日戒諸子曰孺子勉之寔不中聲君子
恥焉毋重吾恥也孺子勉之乃令諸子斌斌繼
起一時盛美其效睹已公疾一歲將卒獨向毋
薛孺人泣曰兒修短有命恨不及終母養此諸
孤在毋傷毋心又呼諸子曰若等善事大毋猶
毋吾不死矣若等善繼吾志吾光於九原遂發
叔子進士君來謁予請誌予惟是先大夫既志
思隱公予敢不志石崖公嗟乎士餘枝葉謬爲
薰灼者衆矣公姱節不耀斤斤踐繩[redacted]蠖落
以沒然篤行於身榮施於子孫所就孰與世多
天不終難而一祚之非耶予有概乎翁氏之世
澤長也是爲銘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廉
躬以詒後昆繼繼繩繩蒸蒸顯聞既蕃爾裔既
振爾聲匪位不貴匪德不馨德則多有至責在
身其永令名載在斯文

錢君敬虞墓誌銘

按史稱蜀卓氏及猗頓者流皆無他奇行高節
徒以業擅素封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變化有概

爲豪里中耳乃太史公尤亟稱之又況孝弟力田篤古行誼斤斤自持如錢君者哉故當錢君之孤艮棟持吾友黃州守瞿公狀來請銘遂不辭而銘之按狀錢君諱仲字齊文父爲東虞公東虞公絶君性謹愿寡言笑遇人恂恂有愉色東虞公不任更繇乃令偕伯子憐愛之歲大祲東虞公則大喜復令治田君即理役事事立辦東虞公與緡錢不惜也東虞公與傭奴雜作駢手汗邪不仰機利而又明於積與傭奴雜作駢手汗邪不仰機利而又明於積百俾賈淮陽君爲人廉孑

著之理轉轂所至津吏皆護持其行不數年褒然稱大賈淮揚間矣久之君間歸行隴上息故耕處適有以膏壤來售者顧視篋中無所得金且析賈資以應矣屬有一老人踏跚而來遺君一青囊君愕然欲與語因忽不見發其囊囊金適符券數數里中人咸神其事君以是棄賈而耕數有天幸五穀繁熟得以餘力益治珍嘉進東虞公東虞公踰衣廿食年踰八十乃卒性尤喜施予數遇水旱道殣相望君爲首發庾粟給里

中貧者復爲粥以待流餓者塗有瘠骼即捐粟爲收瘞或言人有紿者君亦不爲推問也歲甲寅島夷暴至縣令東陽王公大發卒治城百雉並作君所署板榦獨堅實爲諸雉冠居嘗受任爲田賦長必率先諸里上輸諸縣之鉅者莫過於主進與司會主進者昂若一銖司會者失若一算立得罪罪且不測故富人子往往以金錢求居間自免即不得免而憒憒受事又勤長吏之勾校檢謬上下交相爲病惟君出納平允較索精密縣官於君所舉任輒倚辦無牟紕之憂君以此受知縣大夫出入數十年至其事鄉曲則退然如不能言遇有所齮齕憑陵君盤辟遜謝必令得所欲以去其居家率以身先下每晨起召諸子出就傅令諸傭保各授事而後朝晡已循行阡陌課督耕讀而後即安迄於白首毋變也君生嘉靖戊子某月日卒萬曆戊子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一艮棟卜以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葬君於張莫橋之新阡法宜銘銘

曰

世鬪其捷而君居以誠世競於華而君守以貞可以厚俗可以爲民之程吁嗟乎斯原後千百年其永無傾

明含玄子墓志銘

趙氏自宋南渡後散處江左其居璜涇者最大璜涇諸趙皆世力田孝弟至震洋趙先生汴以春秋發解南畿爲時聞人而族始益著含玄子即憲副震洋先生子也初名廷梧後以學道故更名曰樗生字彦材含玄其所自號也生六歲讀書過目輒不忘十七爲諸生袁然有聲督學吳御史下檄徵吳中茂才異等士太守楊曲王公以含玄子及吳江毛君圖南等五人應徵其後毛君相繼成進士以去而含玄子獨連蹇不遇遂棄去讀他書隱閨闥中不窺戶外者三十餘年其學主六經旁及子史搜獵古奇文秘事矻矻不休閉門下鍵時至經旬或遇風月晴明僅出徜徉纔一瞬復入讀如故其爲文章構思

沉遂必本其意所獨到而橫溢開宕若不可羈
御至其原本道術辨析名物涵今茹古出有入
無務極微妙大都論說具載集中晚益與世撥
抹嗒然獨處旁無侍者諸墳籍悉屏去不觀所
留唯老子莊周維摩圓覺楞嚴而已久之益厭
世氛遂長齋日飯一脫粟或經數日不食或日
加數餐抱膝長吟若身在羲黃時也性復慈儉
而賑貸施捨無所顧惜少時憲副公常令齎券
出督租諸僮奴乾沒動以百千緡計亡無所問
已復斥其餘散之閭黨宗族之貧者必人人給
足乃已至病大漸時猶手拈錢曰數百緡謝諸
來視疾者諸子幾無以應遂至大困常所服僅
取蔽體數經浣濯垢膩破壞補緝纍纍若懸鶉
百結而處之洒然敝衾介于孤貉之間了無動
容與人接未嘗爲耳語絕跡公庭達官貴人之
門未嘗一側足憲副公常搆宜逸亭數楹長松
碧流映帶左右時時濯足拂纓其中蕭然遠覽
或隨意訪支硎窮窿石湖上方諸名山躡足層

嶠身在雲外幾以爲仙遊不遠居平常恨不得
假尺一符歷九州探五嶽周覽古帝王遺跡一
一表章之齋中列孔釋老三像晨起必盥手瞻
禮時與人言三教本無異趣其寃在心性同原
學者正當藉以相發奈何爲異同相讐也心所
慕漢唐魏諸賢若子房孔明嚴光法眞董下迨
晉隱士宋濂洛諸儒數十子皆欲人著一論披
其心跡屬病未能也先是癸巳爲六十初度家
人且欲舉觴爲壽時病脾下溲方劇子弟環請
謂茹素既久脾積損祁必一御膳羞漸實脾氣
疾庶幾望愈則應之曰是皆欲以五味苦人者
若弟知我病苦不知我本無病苦乃更甚欲無
苦其在無生耳卒堅拒不納病益甚呼諸子曰
吾嘗夢上帝授六字符屬我爲泰山承事主事
若殆徃而行矣居頃之季子遇異人授丹三粒
大如黍米謂可止痢諸子乃强進之明日呼諸
子告曰吾固知非藥物所能留吾昨服丹後夢
天上一人執幡一人援手强起余于卧蹈空而

行若御風泠然只見六通四達無一障礙余似
別有境毋所用留也因示五子徵士詩而復自
咏列其後復告諸子曰人生窮達此不足動念
要須以聖賢自負學貴遠大近小無足羨也辞
穀謝醫幾一月乃卒遡其生嘉靖癸巳十一月
五日巳時卒之年甲子一周亦十一月五日巳
時也可不謂奇哉余于含玄子爲同宗往常聞
其性至孝友事憲副公備極孝謹終三年喪未
嘗見齒姑有適張氏者憲副公女弟也後以蓽
菲故失懽於舅姑居數年其姑復來省視聞之
爲長慟幾絶戒諸子是若大父所鍾愛事之當
毋違禮與楊孺人白首相莊以習玄故屏居異
室者二十餘年中歲得疾若狂時長嘯悲歌或
踊出戸外忽忽若有所見聞者迄以是疾不起
寔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三雲蒸太學生配袁氏
先卒雲蒸遂不娶次日熹配王氏次顧光亦太
學生配陸氏孫男九人弘基州庠生聘吕今再
娶陳次道基聘朱善基聘何福基聘王氏雲蒸

出啟埏啟墉啟圭俱未聘曰熹出無疆連城未
聘願光出孫女三一適徐遵一諾謝某一諾李
某所著修煉書論文雜著詩文簡牘共集六十
六卷他所記愛日編及子史摘抄別爲集行世
銘曰趙氏之先世有顯聞惟含玄子大闡于文
鬱而不試乃棲于玄若衡移權失銖得鈞大觀
逍遥雲翔風舉塵粃六合化心隱几忝忝孝子
厥聲世繼留身後名詎云忘世仙耶凡耶蛻骨
于此斲石寘墓肇福伊始

公最賢而是時浙歲苦繼造中貴人復倨甚諸
司皆憚莫能誰何冀得能者停平之遂晉公爲
杭州通判主尚衣事公才既高治行尤異不當
復屈州郡又桑氏世阨是官意悒悒不自得故
事通判隸上方局謁中貴皆庭拜公獨賚一刺
直入雍雍當客位中貴人素服公名亦莊事公
不敢慢已更爲策錢穀斁孔及輸作工緻所由
中貴人又大服每譚不自知膝之前也丁丑
上將大婚急需御服四十萬段費當數百萬中

貴人約旦暮盡輸直匠者而中丞意頗難之公
入則爲中貴陳東南民力疲薾不可猝辦出謀
中丞謂當請慶支水衡錢佐費得兩報可事迄
克濟民不甚擾臺司及中貴人復兩德公將具
疏薦公可大用公不欲令內侍得名舉主固郤
之尋以大婚禮成賜白金文綺始公之令清流
邑有戶田僞增者三千四百有奇歲償浮稅公
按籍爲蠲然亟請當道爲蠲除之鄰邑安沙人
素稱狡悍占夢溪倉地二里許而詭其稅于清

公下令自今毋佃與沙人陰勒夢溪富民出息
贖歸其田稅遂得平叅民林入番伏崔苻爲寇
藩司且議剿公獨曰是迫饑寒弄兵潢池耳身
往諭賊賊皆羅拜聽撫玉華驛當閩廣交走道
有橋嚙漲水既壞行者輒苦左擔公首捐俸庀
材造二舟爲梁遂便濟渡大都公治杭多尚風
厲治清乃純任德化非獨所居職異也此其意
蓋有所欝積欲少露其奇思愉快自解而耻以
養交爲容也未幾果以讒商齮蹶機戶公繩以

法忤御史意太守亟趣入謝公卒不屈御史遂
中以飛語報罷公前在清流嘗條免里甲共縣
官費歲所全數十家邑故有司戶籍者率先輸
楮金三百兩洎他公鏹耗稅羨餘公悉謝御方
伯萬公以公所條著爲令諭諸屬邑通行之最
後凡再管運歲幣入都倒得羸金若干屬吏輒
舉以進公叱去不顧蓋公所用爲治者或異術
而終始依于廉潔則如一日也公既歸深簡自
重不交長吏家素饒古法書名畫皆手自編次

先世既代有作者所遺文數百卷更爲收其散
亡補訂譌僞即居第稍西偏爲樓數楹暇則面
山舒嘯繼以詩詠趣致蕭雅題所編曰閒窓吟
稿公豐儀白皙辭吐洪亮不翕翕爲人作短長
若無所詣然寬然長者畸人賤士苟義所合
即傾身禮下牴遇非類雖嚴重人亦落落不屑
也事滋陽公孝謹祥順終老無色忤痛母俞安
人棄世雖老每祭未嘗不悲哀念二兄以才見
詘生爲周其養歿則經紀其喪事收養寡姊及

外父母皆極篤厚公當易第顧二子謂必銘我者以屬趙子于是孝達等以葬期請而携憲使錢公狀來予與公居仝井里先大夫辱交公祖孫間三世矣知公爲詳方公初舉受知兩賢相一時士爭譽其才公亦慨然計當得意乃後少抑塞而沒於郡縣其始以御史薦俛得之矣尚書意在推擇而卒阻公及後已奏名當公工部主事而尚書乃坐笑江陵相不奔喪被斥章亦竟寢嗟乎誠有命焉然公固不爲齟齬于世其卒乃卓然足以自快于志此豈非世所謂豪傑士耶公生嘉靖乙酉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亥三月初一日年六十三元配程氏繼丁氏皆先公卒子四人孝達太學生娶李氏程出孝芳太學生娶秦氏繼王氏孝成出繼仲兄後邑諸生娶顧氏皆丁出孝植本孝芳幼子公遺命貳室錢氏子之聘黃氏諸孫十二人孫女一人孝達力學以文詞稱孝芳好古有醞籍能世其業棄氏世有聞人在此二子矣銘曰孰歸以材兮乃

靳其施孰畀之遇兮卒又窮於時噫嘻是吾不知誰之所爲白馬素車西南馳公今返者山之隈墓門有石予有詞終千百年閟於斯

۲۹